

ORIGINAL COPY PROVIDED B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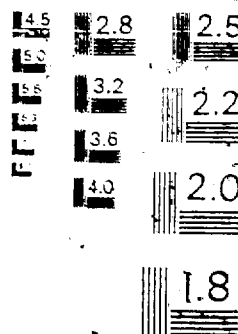
FILMED BY THE IDC CAMERA UNIT: Harvard

1982

REDUCTION RATIO 1 : 19



MICROCOPY RESOLUTION TEST CHART



INTER DOCUMENTATION COMPANY AG  
POSTSTRASSE 14 ZUG SWITZERLAND



1987/1314

T'ien-hsia-ti-i-shang-hsin-jen.

(Pi hsieh chi shih)

辟邪紀實 3卷 附錄 清天下第一傷心人案 [s.l., s.  
n.] 同治辛未10c1871

1 v. (various double 1.) in case. 26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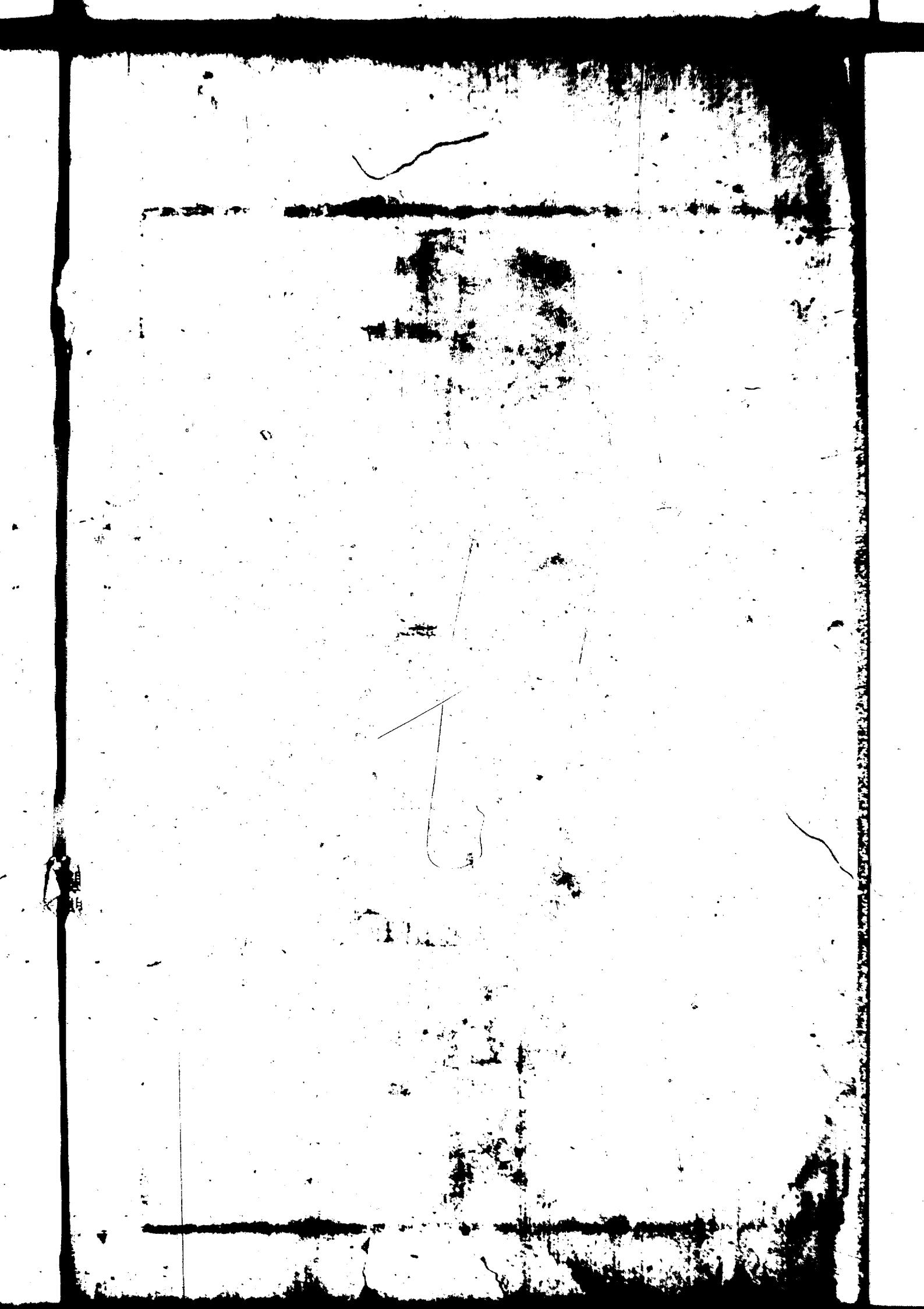
Block print. 9行, 25字

上卷收有楊光元撰辟邪論上下篇。中卷收有楊光元撰辟邪說, 有題天師

指明(楊格非著) 閱甲乙之友論述 閱耶穌教略等 卷末附有書目。

--- Microfilm (Negative) 1 rec(s). 35mm. FC-M 305

1. Christianity - China - Controversial li-  
terature. 2. Catholics in China. I. Yang, Kuang-  
hsien, 1597-1667. Pi hsieh lun. II. Title.



辟邪紀實





同治辛未  
季夏重刻

恭錄

聖諭廣訓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爲智愚之所共由索隱行怪聖賢不取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以之書言無偏無陂無反無側王道以之聖功王道悉本正學至于非聖之書不經之典驚世駭俗紛紛藉藉起而爲民物之蠹者皆爲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愿謹涵樸素固多或迷于他歧以無知而罹罪戾朕甚憫之自古三教流傳

宗而外厥有仙釋朱子曰釋氏之教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釋道之本旨矣自游食無藉之輩陰竊其名以壞其術大率假災祥禱福之事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始則誘取貲財以圖肥己漸至男女混淆聚處爲燒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語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竄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爲罪魁福緣且爲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車之鑒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歷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左道

惑眾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爲  
非導民爲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爾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無  
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顧昧恆性而卽匪彝犯王章而干  
國憲不亦愚之甚哉我

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所以爲世道人  
心計者至深遠矣爾兵民等宜仰體

聖心祇遵

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異端之害害及  
人心心之本體有正無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將見臨在諸君

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遇難可以成祥事親孝事君忠盡人事者  
卽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爲敦本業者卽可以返神慶爾  
服爾耕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蕩平正直之化則異端不  
待驅而自息矣

前序

耶穌教之邪。稍有人心者。必謂斷不可從。有從者。不過市井無賴徒耳。曾讀孔孟書。斷不至此。予亦何嘗不以為然。何也。每見大小試畢。多以佛老因果說為勸善舉。紛相投贈。罕受而信者。謂近虛荒。吾儒守四子五經。自有實在經濟。豈復為佛老所惑哉。夫佛老因果。猶為勸善而說。且知虛荒而不信。至耶穌教則空以永福永禍為言。所行之虛荒。較甚于佛老萬萬倍。宜其勸之不信。即勸之不從。守四子五經之道為確不可易也。乃獨有不然者。當求與諸夷大和時。輒聞士宦有從其教者。究未洞擊其實。故敢深信。而

諸夷大和後。則見不惑于佛老之因果者。竟惑于耶穌之永福永禍。而昭然爲惡矣。至有大吏詞臣。亦置綱常名教于不顧。卽求其入于佛老而不可得者。尙安望守四子五經之道。以著實在經濟哉。嗚呼。流毒尙可言哉。尙得謂成人世哉。此予書不能已于作也。始爲集說。歷數其教之邪也。次入中國考略。明邪教所自始也。次辟邪論錄舊也。次雜引志事之一二。見及有互異處也。次案證。著邪教害人之實也。次附辟邪歌。便淺者傳唱也。次附團防法。使人同心以杜絕也。次附哥老會說。因亦足貽大害而並及也。合名曰辟邪紀實者。謂無誣枉之詞也。凡歷五晝夜而成書。精神亦大憊矣。速刊

傳送願受者有以鑒予苦心。皆不爲邪教所惑。則幸甚矣。時咸豐  
十一年辛酉五月朔日天下第一傷心人自敘





後敘

今夫天下之大。惟中土爲聲明文物之邦。帝王師儒皆出其中。有堯舜之心傳。孔孟之道統。爲至正至平之教。人人可遵。歷萬世而無弊。更何有他教而爭勝負者哉。自文藝取士以來。學士大夫遂直以聖賢經傳爲博科名之具。而于實際曾不講求。卽或有箋注之學。亦多虛盜匪譽。妄冀身後配祀。聖廟于天下實事亦願其迴護。不能本所學以行之。此佛老所以得行其說。而天主教亦得伺其隙也。且相識有何王諸徒。于邪教巧爲爭辯。謂若以其爲之原始爲妄。則以盤古爲開闢祖。而我之原始獨不妄乎。謂若

後敘

三

其教爲可駭而不可從。則安見在彼教者。不以孔子教爲可駭而亦不可從乎。不過各著其是。特少見而多怪耳。噫。此昧本之言。索隱行怪之爲也。不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未或一言盤古事。大聖賢果何在。開後世以疑端哉。至以孔子教爲可駭而亦不可從之。喻彼固忍心以言。而聞之能不心寒乎。可知中土聖賢之教。不害于無知之小民。深害于閱肆博辯之才士矣。此子去歲辟邪紀實之作。爲萬不得已。非好事之爲也。茲復批駁邪說。得數十條。增雜引後。使人知邪教之言。固無在不使人以可攻者。或疑子徒勞無補。邪教之從不從。存乎人之本衷。此則子亦知既從者。爲牢不可

破甚。冀未從者見之。有以激發天良。遵守至正至平之教。不使聲  
明文物之邦。盡爲邪教所壞。亦天下萬世人心之大幸矣。壬戌八  
月。天下第一傷心人自敘。



辟邪紀實目錄

上卷

天主邪教集說

天主邪教入中國考略

辟邪論上篇

辟邪論下篇

中卷

雜引

批駁邪說

居  
東  
卷  
一

下卷

案證

增卷

辟邪歌

國防法

哥老會說

辟邪紀實卷上

天主邪教集說

天下第一傷心人

天主教始自耶穌。乃西洋諸國通行之教。習者妄謂耶穌本上帝化身。于漢哀帝時。爲猶太國童女馬利亞所生。全智全能。通各國土音。創教勸人爲善。後被國人釘體于十字架。刃刺以斃。三日復活。歷四十日。以肉身升天。其徒遂號其教曰天主。以耶穌爲先天教主。又曰聖子。又曰天兄。造書曰天經。又曰聖書。徧相引誘。自翻國至鄉里。皆建天主堂。供十字架。飾其教者。或手執十字架。與佩胸前不等。偶有輕褻。爲逆上帝。重罰之。其教分目實繁。難悉舉。以



意大里爲天主教之宗國。代有持世教皇爲代天宣化。凡西洋各國王卽位。必得教皇冊封。有大事。必咨決請命。又令其大弟子數十人分掌各國教事。曰法王。小部落掌教者號神父。神父多在童時受教。割去鬚子曰彌塞。從其教者與神父雞姦不忌。曰益慧。其餘隨地皆有牧師分掌之。牧師又名滿刺至天主堂一切供億。則皆國王大臣民庶轉輸不絕。每七日一禮拜。以星房虛昴之辰爲禮拜日曰彌撒。又曰聚會。此日百工悉罷。老幼男女齊集天主堂。牧師上坐。讚美耶穌之德。謂耶穌爲會之元首。信者爲會之全身。羣黨喃喃誦經畢。互姦以盡歡。曰大公。又曰仁會。凡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論少長。必男

女自願。惟拜耶穌。祈上帝。新婦至。必先與牧師宿。曰。聖揄羅福。且父可娶媳。子可娶母。亦可娶已女爲婦。兄弟叔姪。可互娶其婦。同胞姊妹。亦可娶爲婦。又重女輕男。自國王至臣庶。皆聽命于婦。每有婦逐夫而再贅者。謂男子皆由女出。故其國多女王攝權。謂經水乃上帝所賜至寶。非此不能生人。婦女經至。則爭取飲之。故夷匪多腥穢難聞者。與類相接。重則免冠。輕則以手加額。所以示敬。無跪拜禮。卽見國王亦不拜。屈一膝。持其手嗅之。或拔額毛數莖。投地。以爲最敬之禮。惟跪拜上帝。及耶穌。凡相見。問其婦。不及父母。謂父母爲已往物。兄弟及戚友久不相見。見則互相姦狎。曰。舍

初。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喚。母女姑媳皆以姊妹相稱。謂世上止

有天父

指上帝

天母

指童女

天兄

指耶穌

此外無所爲尊卑者。雖西洋習

俗類然。而啖啖噉諸國爲最。其類外和內猾。貌易欺人。羣以海船貿易爲生。凡海口有利埠頭。肆行爭奪。先止欺凌鄰夷。不敢直逼中土。宋元時。閒有匪徒倡立清真祇神等寺。旋亦敕毀。迨明季。夷匪利瑪竇王豐肅陽馬諾龐迪我等。先後混入中國。以善作奇技淫巧。兼稱能測天文。又有妖術燒煉金銀。人多惑之。海防遂廢。

國初。又用其流。推演歷書。遂敢于京城及通都大邑。建天主堂。而各以夷匪掌其教。謂天地萬物。皆主于天主。且謂自無始以來。倘非

天主操持。則天久傾頽。地久翻覆。一概正祀。均斥爲邪。惟一心致敬天主。得升天堂受永福。否則入地獄受永苦。愚者聞之。有所貪著。既能以符咒迷之。使欣然入教。其授教法。較自傳本國者不同。然

國初禁例森嚴。傳習者猶不敢畢露醜態。至道光末年。乃有匪徒楊秀清洪秀全等。奉其教羣起倡亂。竟至蔓延東南。迄周紀不得平息。逆夷偵知中國從教者眾。遂敢于戊午年直破廣東。庚申八月竟犯都門。

皇上念切懷柔。俯允通商和議。該夷反敢逞其狂悖。至分其徒于各省

州縣徧傳天主邪教。誑惑愚頑從者。卽等奴隸。任其馳驅。爲害較前倍烈。凡初入時。牧師以指取水。微按其頂。曰領洗禮。並擘餅與食。繼令飲酒一杯。曰食聖餐。亦有與銀四兩丸一枚者由是昏瞶。自毀祖先神

主。惟以紅紙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並刀錐鈎槩等器。曰聖架。供

門首。或置龕中。

或牧師先爲沐浴。曰淨體。借此行姦。以後惟其所悅而從者。迷而不知反。以爲快。

士大夫

從者。曰西儒。又曰西士。從教家有女。畱一不嫁。爲守符咒箱。司鎖鑰。別人不得擅開。曰開箱老女。又曰貞姑。又曰御仙姑。牧師至。卽與伴宿。曰過氣比臍。有病不得如常醫藥。必教中人來施針灸。婦人亦裸體受治。如不愈。死卽剖臟腑頭顱。考驗病之所在。著書示



一後家有喪。牧師屏去死者親屬。扃門行殮。私取其睛。以膏藥掩之。白封目。歸西。並以紅布囊紉其項。曰衣胞有不聽殮法者。爲叛教。卽率教黨至其家。凌辱百計。終且設毒害之。或明割死者。四肢曰上聖。斷其首領曰中聖。割其耳鼻曰下聖。童子死曰仙童。守箱女死曰貞仙。孕婦死曰帶子歸西。正

國法死曰穿紅袍上天。其取睛之故。以中國鉛百觔。可煎銀八觔。其餘九十二觔。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夷睛罔效。故彼國自死無取睛事。點銀術。雖中國人從教者。皆不得傳。惟取生睛。並婦女經水。胎丸配藥塗鏡面。撫人形貌。借可

獲利。此則中國專心奉教者。間得授之。其尤謬者。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姦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髮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童男女生辰粘樹咒之。攝其魂爲耳報。星家有師其術者。以搬運術盜人藏金。曰還本。凡夷中男婦與從教者交。均諳采戰術。曰乞仙。以口吸成童精與處女經水。曰開天孔。又曰人劑。與人交臂宿。卽知人隱衷。乘機害之。曰測隱。甚或割女子子宮。男子辨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散放瘟氣蠱毒等事。其名未備詳。推其用心。直欲盡愚海內人民。假其教以斬絕之。繼將大有爲于中國也。豈但通商傳教已哉。彼欲從教者亦何惜而不察哉。吾故廣

搜往籍。及得之。實見實聞。縷揭其弊。以爲當門一喝云。

第一傷心人曰。歷考西夷偽撰諸書。皆謂天本天主耶穌所造之一物。無足貴重。而妖書中又有勿犯天條。切勿怨天。代天宣化。豈非天道等語。獨不曰勿犯耶穌條。切勿怨耶穌。代耶穌宣化。豈非耶穌道。乃復用天字何也。且妖書中動引經書中之於昭于天。獲罪于天。樂天。畏天。順天。逆天。事天。等語。證實聖賢爲指上帝而言。則更何也。有謂耶穌卽上帝者。有謂耶穌爲上帝。屈已降世者。有謂耶穌爲上帝子。號神子。又號聖子。又號天兒。上帝號神父。又號聖父。又號天父。又號耶和華者。有謂上帝耶



蘇聖神三位一體者。有謂耶穌死無後者。有謂耶穌死有遺腹  
子名耶穌太子者。有謂耶穌以肉身升天而妻被惡人奪者。有  
謂耶穌生于漢元始元年者。有謂生于漢元壽二年及元壽十  
四年者。種種皆自相乖舛。至近日所訂和約。內稱天主教耶穌  
教爲二。愈見夷情詭黠矯爲區分。使知天主教不可入者。則曰  
我本耶穌教。無非勸人爲善。非天主教可比。知耶穌教不可入  
者。則曰我本天主教。無非勸人爲善。非耶穌教可比。由是以術  
誘之。愚者雖顯受其害而不覺矣。附記

天主教之說。散紀他書者甚夥。閱者猝難畢悉。吾友博覽羣籍。

並參以實聞實見。輯爲是篇。其事情朗如犀照。卒讀一過。令人髮指心寒。卽鬪茸鬻悍之夫。亦當聞而知懼。因促付劊劊。棒喝人寰。俾海內士民見而切齒。雖不獲操斧鉞之罰。亦能嚴口舌之誅。由是公憤頓伸。羣邪立破。近可爲斯人端向往。遠可爲吾道壯干城。其有裨于天下萬世者。豈淺尠哉。子輿氏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吾子是書其庶幾乎時。咸豐十一年辛酉夏五。學龔居士跋。



天主邪教入中國考略

天下第一傷心人

歷考天主邪教諸書。謂其教自漢以來。已入中國。證之史鑑。皆無明文。惟考雜記載猶太國烏合利之黨。于宋隆興元年。貢五色棉。五色布。借此勾結匪徒。插足中國。佯以勸善為名。襲后稷誕生事。謂伊教祖耶穌為其國童女馬利亞所生。教人崇奉天主為事。且能代人贖罪致福。有求必應。以此惑人。遂得私建清真祆神等寺。于河南開封府。名其教曰天竺。因烏合利初從北天竺來後改名挑筋。妖書云擊傷雅各髀後猶太人食肉必挑去髀筋因以名教旋跡敗露。寺亦毀。元至元十六年。夷隲五思達等。復貢西洋布西洋鏡等物。混入中國。重建清真寺于開

對府。明永樂十九年。夷匪俺誠以醫術入中國。寄居其寺。得以妖  
言惑定王。傳令賜香。其寺重修。二十一年。復賄當道奏聞有功。賜  
姓爲趙。授錦衣都指揮。升浙江指揮。正統十年。匪徒李榮等。重建  
前殿。天順三年。匪徒高鑑。趙應承。趙瑛。石斌。張暄等。夥造妖書三  
部。置清真寺。五年。河水淹沒。匪徒艾敬。李榮等。復出資重修。成化  
元年。匪徒高鑑等。增修後殿。仍安置妖書。弘治二年。匪徒趙瑛。金  
鑑。趙俊。俺都。刺曹左。傅儒等。又增造妖書。廣買地基。建造妖寺。分  
黨于陝之西安。浙之甯波等處。徧傳邪教。且僞造大秦景教流行  
中國碑序。載大秦國阿羅本。載真經至長安。貞觀十二年。太宗詔

所司于義甯坊造大秦寺。並及高宗元宗肅宗代宗德宗。皆崇尊其教。廣建祠宇。首載寺僧景淨述。末載建中二年立。朝議郎呂秀巖書云云。埋西安府城外。佯掘之以證其教由來之久。至天啟崇禎時。則海防盡弛。要地任其出入。匪徒利瑪竇徐光啟龍民華湯若望等。得相繼以奇技淫巧。炫惑當時。繼致有宮中扶乩。列祖列宗降壇。指用人材。妄極不經之舉。所指用則皆從教之流。借此廣傳其教。此明綱所以不振也。而我

朝復寬大爲懷。加當事諸人。辦理不善。惟貪一時苟全。不計後來實禍。雖康熙時。碣石鎮總兵陳昂具奏。極言夷患當防。而儒臣羣議

不以爲然。卒釀今日之事。嗚呼。以數萬里語言不通之夷匪。入中國而任其縱橫自如如是者。亘古未之前聞也。

按後漢書。新唐書。有及其教者。殊不足據。皆後人坳會詞。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是也。



辟邪論上篇

楊光先

歷官李祖白。天主教之門人也。著天學傳概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逸。而大東大西有人之始。其時略同。考之史冊。推以歷年。在中國爲伏羲氏。卽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西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屆明于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三代。君臣告誡于朝。聖賢垂訓于後。在



往呼天稱帝以相警勵。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孟子曰：樂天畏天事天。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語乎。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天學者。噫。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今日之天下。卽三皇五帝之天下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清君臣。而不爲邪教之苗裔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柱下史毘陵許之漸敬題噫。呼。異哉。以史臣以諫官。而亦爲此言耶。雖前明之季。學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者。多

爲天主教作敘。然或敘其歷法。或敘其儀品。或敘其算數。至進天  
主書像圖說。則固有敘之者。湯若望自敘之。可見徐李諸人。猶不  
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爲人類之初  
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子孫也。祖白之爲書也。則盡  
我中國而如德亞之矣。盡我中國古先帝聖師。而邪教苗裔之矣。  
盡我歷代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妄而已哉。天主教  
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眞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而  
許侍御敘之曰。二氏終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爲天物。其  
者或不能無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觀供奉龍牌。是尙識君親。

言供養干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尙識父子。况吾儒以天秩天敘。天倫天性立教乎。惟天主耶穌以犯其國法釘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名馬利亞。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先神主。是莫識父子。許氏顛倒之甚。至謂儒者言天有弊。是先聖乎。先賢乎。不妨明指其人與眾攻之。如無其人。不宜作此非聖之交。自毀周孔之教也。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爲我兼愛。而孟子亟拒之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概之害道也。苗裔我君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拒。恐人至于無父無君。祖白之著。恐人

至于有父有君。而許氏爲祖。白作敘。是拒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許氏自道之也。邪教開堂于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州鎮江甯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甯延平汀州。江西之南昌建昌贛州。東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甯。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塞盈萬人。盤踞其閒。成一太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若望借。歷法以藏身金門。而棋布邪教之黨羽于

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明綱之所以不紐者。由廢

余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啟以律法薦利瑪竇于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稽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翫待外國人之政否。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爲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辟邪論下篇

楊光先

天主教所祀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執于耶穌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穢。以爲人類之初祖。天主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于無始。故稱天主焉。又造



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者。哀悔于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于天主。卽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于天堂。惟諸佛爲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苗裔。許躬自降生救贖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續願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馬利亞胎孕天主。馬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馬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尙猶未壞。問耶穌生于何代何時。曰生于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

噫荒唐怪誕亦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乎。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于造天之初。乃生于漢之元壽庚申。天主造人當造盛德兼善之人。以爲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兼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且其子孫中又有聖有賢有智有



不盡肖亞當所爲。又何人造之哉。天主下生救之。宜過化存神。型仁講讓。以登一世于皞熙。其或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獄爲事。又安能救一世之雲祲。去惡而遷善。以還造化之固有哉。釋氏銷罪。必令懺悔。彼教則但崇事耶穌母子者。卽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卽下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皆顛倒賞罰乎。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而耶穌生釘十字架。則現身劍樹苦海。豈有主宰天地萬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者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

戮之者乎。剽竊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唇謗佛。則雖道教方  
士之剽佛謗佛。不如是甚也。且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  
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曰蒼蒼之天。乃上帝所役使。或東或西。無  
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爲尊。况于下地。乃眾足所踐。污穢所歸。安  
有可尊之勢。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也。尊耶穌爲上帝。則  
不可言也。耶穌而果全天德之聖人也。則必一言而爲後世法。其  
事而澤被四海。若伏羲文王之明易象。堯舜之致時雍。大禹之禪  
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明道德。斯萬世之功也。耶穌有一手  
是承。如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爲功。此華陀良醫。祝由幻術。其

非大聖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更大也。以上帝之聖神廣運。一一待其遇病瘳之。遇死起之。則已不勝其勞。遇耶穌者。一二不遇耶穌者。無量無邊。其救世之功。安在也。且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升歸天。而諱其死于國法。至湯若望。點不若利瑪竇。乃並其釘死受罪。圖寫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之張道鄰。幾何。而世尙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爲我隱患也。不婚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善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鑒也。詩曰。相

彼雨雪。先集爲霰。又曰。鷹化爲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稽察當嚴。掛盜開門。後患宜步。甯使今日詈予爲妬口。毋使異日神予爲前知。斯則中國之厚幸也夫。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近之論洋夷者。多謂彼地物產極窮。不能生息。入中國不過通商取財。並無他志。何足患哉。不知若僅以通商之故。何不憚數萬里程。窮年遠涉。屢動干戈乎。彼地果無生息。何歷代未與通商。而其黨未盡絕。畱爲今日害乎。況財乃爲國之本。養民之資。卽謂通商取財。已屬危舉。夫彼以不其需之物。紛布其黨。巧取我財。久之有不受其敝者乎。獨不問彼國

固皆奉天教而通商和約。稱爲勸人爲善。且教中諸書。皆以人  
之肉身苦樂爲無憑。必以死後靈魂所受之苦樂爲有定。又何  
必苦欲通商以貪此財。卽欲通商。何不臣貢善道以求。而以干  
戈入國爲大不善之舉乎。茲觀楊君二論。可謂痛快以陳。惜當  
日皆不以爲然。欲使其言之奇中。斯則可爲當道諸公一痛哭  
矣。

辟邪紀實卷中

雜引

猶太國以耶穌為上帝之子。于漢平帝元始元年生於其國。住世三十三年。布教于民。因贖人之罪。代受酷刑而死。復活肉身升天。操萬世宇宙之權。教散于四方。而信者以其地為重。往往詣耶穌墓而拜之。密雲齋隨筆及萬國全圖集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上帝子。何假人生。人既有罪。何為代贖。耶穌未生前。宇宙權果操自何人。既謂肉身升天。何更有墓。人拜荒謬之極。數語中。便數自矛盾。



西洋意大里諸國。率行天主教。凡有病。無論男女。使與教酋伴宿。不愈。謂之無福。人死。俱葬廟中。有後來者。則掘先葬屍。棄廟隅。而補葬其處。生死皆告于廟僧。而記其世系。然閱三世後。亦多不知

其祖矣。

西洋志略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有病與教酋伴宿。宜其必愈。何不愈。卽託詞無福。是直借伴宿行淫耳。人死則葬。安其屍也。何有後來者。則掘棄先屍。且世系止告之廟僧。閱三世而皆忘。何不情。若是耶。耶穌之始末。又誰實記之。而獨不忘耶。

耶穌生東漢哀帝元壽二年。爲紀年始。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

今咸豐十一年。伊稱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澳門聞見錄及各種妖書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以耶穌生之年為紀年始。豈耶穌未生前即不紀年乎。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不置閏寒暑朔望不無定候乎。且耶穌既生彼國。不記生時在彼國為何時。而獨記在漢哀帝時耶。

天主教亦有雜以由斯教及馬哈墨教者。禁食豕肉謂豕為天主萬億化身。兒生周歲割去勢皮。日益局。女子則橫劃下陰。長大有毛則薙去。曰還原。夷教紀源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彼教既崇奉天主。而復謂豕為天主萬億



化身。是直以豕爲天主矣。從教者固已豕之不若矣。至益局還原之說。尤見乖謬。按予近見天主教匪無不食豕肉者。惟回教則不食耳。

如德亞國。謂其國之聖人辣雜瑒。當時已死四日。蒙耶穌恩造命

復活。西夷雜述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耶穌果有活命之術。何彼教流傳已久。爲所活者僅聞一辣雜瑒。且不曾實見其人耶。

阿戈爾國。常殺人祭耶穌祈福。並殺人祭墓酋長死。輒殺千人。以祭擄外國過境商船之人。不足徧擄行人。故入市不敢獨行。恐被

擄也。娶婦以多爲貴。酋長例有三千。每年傳集番女挑選一次。異域

聞見錄及  
醉月軒稿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耶穌果爲福于人。何忍人之殺人以致祭乎。如謂耶穌爲不知。則耶穌之明何在。更安望其能福人耶。

牟尼教惟知修一己清淨。使人無夫婦以絕人倫。且未曾入過天堂地獄。而徒以天堂地獄之說誑人。若耶穌教。從者則竟入天堂受永福。不從者則竟入地獄受永苦。實確而可據者矣。明聖要旨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彼教攻牟尼使人無夫婦以絕人倫。彼教父子聚麀。兄弟共牝。人倫獨未絕乎。攻牟尼不曾入過天堂地

獄。而徒以其說誑人。若從彼教。則竟入天堂受永福。否則入地獄受永苦。且終其說曰。實確而可據。試問彼教確而可據之天堂地獄。果誰實入而見之耶。

洋夷通習天主教。皆棄絕人紀。下同禽獸。其尤誕者。曰額利教。天主教之分名也。哦囉嘶啞。咭喇諸國。率行之。人初生三月。無論男女。均以小空管塞糞門。夜則取出。謂之畱元。使糞門廣大。以爲長大。便于雞姦。每春夏之交。男子取婦人。經水塗面。入天主堂禮拜。謂之潔面朝聖。以爲祀天主最敬之禮。父子兄弟。互相姦淫。謂之運氣。且謂不如是者。則父子兄弟之情疏矣。諸如此類。未能盡述。

不知我中國人亦有從其教者。不誠禽獸之不如哉。風土廣聞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雞姦。已絕人理。況于初生。即為長大雞姦。

計尤屬可怪。經水本極穢物。以之塗面。祀天主。反為潔敬之禮。

義更何在。父子兄弟。互相姦淫。倫理喪盡。偏美其名曰連氣。如

此種種之惡。真禽獸所不為。殊堪詫絕。按夜則取去夜字疑畫字之誤玩荔室叢談晨

起拔出之詞便見見下卷案證內

艾正心西夷人。烝其母。並烝其祖母。均有孕。生子一為艾儒述。一

為艾儒略。倦遊集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艾正心。烝其母。並烝其祖母。人理斬絕。而

所著天學新編諸書。無知匪徒爲所惑。無足深怪。惟明季金聲  
之徒。稍讀聖賢書。亦被所惑。爲之贊揚西學。而自埶西儒則可  
爲痛哭。

耶穌一作爾息。一作爾撒。回回幹爾塞經云。爾撒聖人者。卽阿丹  
聖人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  
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于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  
其徒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遠見集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旣稱耶穌爲聖人。又曰。或通其妻。豈有妻  
被人通者。得稱聖人乎。旣稱耶穌戰勝攻克。又曰。畏人縛髮。其

妻卽暗繫其髮而使仇害。豈一縛髮之易獨不能解去。且不能防其妻之害已。得戰勝攻克者乎。旣謂耶穌敬天而天不垂佑。使遭殺害。其徒遂恨天不復事天。乃奉天主。又安見天主之定能垂佑耶。此自相嘲罵。與說法家自贊其說之靈曰吾法不是非凡之法同一笑話。且言阿丹後與諸言童女事不符。

回回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爲禮。每城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再世曰派噶水巴爾。每日對之誦經五次。每七日赴禮拜寺誦經一次。其經名哈提密爾蘇爾經。西域圖志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按此以天爲造化之主。則與以天爲造物



化之主有異。以始生教主曰天主。則與以耶穌爲始生教主有異。且天主再世曰派噶木巴爾。則與耶穌死無後及與耶穌死有遺腹子名耶穌太子者有異。荒謬處。彼匪族已不能各相印證。

亞非哩加有穆罕默德。生于成宣帝大建元年。爲回回開基之祖。反耶穌之教。立新教。言已奉上帝之命。教化天下。上帝獨一位。而穆乃其聖。差眾人信服。戒食犬豕酒醴。不崇祖先。但拜天地之主。各人進教。宣割元陽之皮爲號。謂欲享天樂。必須洗身清潔。從其教者。久遠尊爲聖人。以威逼鄰夷。遠近皆敬之如神。日增倨傲。

且奪繼子之妻。托言奉天之命。辯駁者立斬示儆。臨死勸其黨類。

固執其教無改。

每月統紀傳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穆罕默德既反耶穌之教。立新教。宜去耶穌之惡。以著己之善也。而言已奉上帝之命。教化天下。試問上帝果何由見之耶。則同一荒謬矣。既曰奉上帝之命。教化天下。宜稍有片善可紀。猶可耳。而其教在不崇祖先。進教必割元陽之皮。從者久遂尊爲聖人。繼至威逼鄰夷。且奪繼子妻。而不爲辯駁。試問奉上帝教化天下之聖人。而竟爲此無本末禮義之舉乎。



如德亞國。謂其國之聖人耶穌爲天主教祖。耶穌二字。譯言救世主。創教使人皆知崇奉天主以受永福。不可事天。且不可祀立祖先木主。及拜偶像。爲此大得罪天主之事。致干天怒而受永苦。孔子云。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可不知所祇懼乎。浮海雜誌  
皮廣福編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按此謂耶穌爲如德亞國之聖人。則與諸言生干猶太國者不符。至謂創教使人崇天主不可事天。且不可祀祖先及拜偶像。而又謂爲此大得罪天主之事。致干天怒。且引孔子獲罪于天無所禱之詞以實之。獨不謂爲此大得罪天主之事。致干天主怒乎。若孔子則亦止言獲罪于天。實未言

獲罪于天主。何妄引聖言爲彼邪說之證。而自相支離乎。論語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入太廟。在宗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諸明文。旣知引孔子之言。亦曾見孔子有不祀祖先。不祀諸神之說乎。所謂救世主者。姑無論果否有功于世。其義解不明。不自極乎。

亞細亞州最西。有名邦曰如德亞。其國史書載上古事蹟極詳。自初生人類。至今六千餘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事萬物。遺傳原始。悉記無訛。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人稱爲聖主。春秋時有二聖主。父達味。德子撒喇滿。造一天主堂。皆金玉砌成。無與倫比。

極美麗。費以三十萬萬。王德盛智高。聲聞最遠。中國謂西方有聖人。疑卽指此。坤輿圖說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按耶教諸書。旣羣以耶穌生于漢哀帝時。始行天主教。此書又係夷匪南懷仁所著。忽謂春秋時有二聖王。造天主堂。豈人未生而堂先造耶。謂造堂費以三十萬萬。窮極美麗。又謂王德盛智高。豈有德盛智高者。而爲窮極美麗之舉乎。且謂中國謂西方有聖人。疑卽指此。不尤妄乎。

澳中凡廟所奉天主。有誕生圖。被難圖。飛昇圖。其說以耶穌行教。至一國。國人裸而縛之。十字木架上。釘其首及四肢。三日甦復還。

本國更越四十日而上昇。年三十有三。故奉教者必奉十字架。每  
七日一禮拜至期。男女分投諸寺。長跪聽僧演說。歲中天主出遊  
三巴則以十月。板樟以三月九月。支糧以三月。大廟則二月五月  
六月。凡三出遊。率先夕詣龍鬆廟迎像至本寺。然燈達旦。澳眾畢  
集。黑奴昇被。難像前行。番童誦咒隨之。又以番童象天神披髮而  
翼。來往騰躍。諸僧手香燭步其後。又用老僧抱一耶穌像。上張錦  
棚。隨從如前儀。歲三月十五日爲天主難日。寺僧皆瘖。越十七日  
復鳴。諸番徹酒肉三日。雖果餌噉不至飽。番僧不一類。三巴寺僧  
削髮披青冠斗帽。司教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酋無與敵體者。

有大事疑獄。兵頭番目不能決。則請命。命出。奉之惟謹。其出入張蓋。樹旛幢。僧雛擁衛之。男女見者。輒前跪捧足。俟過然後起。法王或摩其頂。以爲大幸。婦女尤信嚮之。龍鬆廟僧亦削髮。蒙氈內衣。白而長。外覆以青板樟。廟僧不冠。曳長衣。外黑內白。復以白布覆其兩肩。噶斯蘭僧服麤布衣。帶率草履。不冠不襪。出入持蓋。是二廟僧。有盡削其髮者。有但去其頂髮者。他如大廟風信花王支糧諸廟。則係本澳自行焚香。禿頂而圓。被長青衣。無妻室。而左右列侍番女。于廟于家。惟所便。蓋大凡衲子之流。其通曉天文。曾遊京師者。皆畱髭鬚。解華語。分住各廟中。諸僧往來番人家。其人他出。

徑入室見其婦。以所攜藤或兩織置諸戶外。其人歸見而避之。惟三巴戒律甚嚴。番婦入寺者爲之持咒禳解。寺僧不苟出入。卽出入必以人伴之。書其名于版以爲志。尼曰聖母。其敬奉尤甚于法王。一女爲尼。其家人罹重辟。得女尼片紙立宥之。然必捐千金致諸公。故入寺者鮮。寺中尼凡四十有奇。三巴寺在澳東北。依山爲之。高數尋。屋側啟門。制狹長。石作雕鏤。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綺疏瑰麗。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被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方論說狀。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重輪。鼻隆準。三十許人。左手執



渾天儀。右父指若動。目若矚。口若聲。澳門紀略

俄羅斯國崇奉天主教。嫁娶擇配皆女自主之。知男女有成議。及

期會其黨入巴底行廟。男女皆跪神前。僧為誦經。問男問女願否

皆以願對。則與二燭各執其一。男授女。女授男而吹熄之。復聽誦

經畢而歸。異見新聞錄 並復山瑣錄

佛蘭西國所宗教主曰葛尼。其神名巴底行。距今一千又四十七

年。神有鬚髮。一為立而合掌仰天之像。一為跪而合掌仰天之像。

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供之。以三月九日祭先。

無木主。醒齋筆記

末尼教不茹葷酒。夜集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乃上大  
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卽天主教之分名。錢氏景教

考及洋  
海雜志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按此四說。皆有祀神像之事。則與不拜偶像之說異。以三月九日祭先。則與不祀祖先之說異。想其徒或亦殊方各尙耳。總之怪誕不經。如女自主嫁。雖祭先而仍無木主。則年久誰溯。及僧入室淫婦。夜集穢淫諸事。皆有心世道人所恥聞而痛惡者也。

噫。咭喇夷人。能以小玻璃筒收毒氣。乘人不覺散之。觸其氣卽病。



瘟疫宜以雄黃細辛白芷艾葉袋盛佩胸前可免觸受又能飛翦割人之髮以攝其魂如被割者速自加翦庶可免害

暎咭喇國能以紙翦人馬焚符誦咒化成真形借此以懼大敵惟

鳴鑼發巨礮擊之即散以水噴之亦散

西洋鑑

春藥採戰之術俱傳自西洋好淫者習其術無不自戕其生愚者

不知反為得計可為浩歎

管見錄

佛蘭西國人專習天主邪教又能以妖術變幻人為禽獸使見者

莫辨常至海口等處攝華人歸國為奴僕滇粵匪流多師其術

廣見

錄

西洋人能以木髹漆作尺許人。內藏機紐。以鑰開之。可自行數十步。但不能轉曲耳。又能以藥塗鏡面。照一切人物山水。卽畱影於上。無不酷肖其真。此與作鐘表爲尤奇也。後僑寓香山。與客談及藥塗鏡之事。始知其藥係以術取婦人胎與處女紅丸。卽未破子宮非紅金也交藥草。將處女經水浸之。鏡罩置露下。四十餘日。去胎丸藥草。取其水。置洋豆于中。去腥氣用之。藥草曾詢其名。不敢注載。恐無知者仿行也。倦遊錄

余向遊貴州。聞其俗有放蠱之說。流寓未久。亦未實見其事。不之深信。及至廣西柳州府。一日與太守張君同席。則忽聞坐側鄰竹

爆一聲。眾皆驚駭。張君曰。此殆有人放蠱耳。急覓之。不得。恐蠱入  
饌。皆罷席。繼張君沐。取帽置几。見帽花上微有黑點。令洗之。不去。  
張君曰。蠱在是矣。幸未著身。但不識誰放。繼思昨因事遣退某僕。  
尙未去。或以此銜恨。令喚之。覆云罷席時已遁去矣。因究蠱之爲  
害。曰。蠱毒傳自西洋。有數種。有聲者名響蠱。最毒。此地操其術者  
多。放時藏毒指甲。誦咒彈之。著肉卽發。入飲食吞之亦發。發則兩  
目漸藍。無神光。面黃腹脹。任放蠱者刻期而死。如被放時。不識受  
否。急取雞子煮熟。插銀釵銜口中。片時取出。銀釵雞子俱黑。則已  
受毒。隨用藥治之。可救。當錄其方。今失之。昨偶偕友至澳門一行。

所晤米利堅夷人巴里利。能作漢音。與之語半晌。繼見案頭小几上。有玻璃瓶內。貯綠子數十枚。小如粟。自爲升降。問爲何物。巴佯若未聞。再三詰之。始曰此蠱也。乃嘆咭喇佛蘭西諸國所造。此間有得其放法者。故畱得一瓶耳。問何自動。曰毒氣衝蕩耳。問彼國亦有能造者否。曰有之。但毒性稍緩。問其造法及解毒之法。皆答不知。殆知之恐人得其傳。不肯明告也。嗟乎造物亦何假人以教人之術耶。粵中紀事

鴉片煙產自西洋。氣香而味頗佳。初食能瘳病。西洋人無不自食者。誘中國人重價購食之。久之形枯精灼。漸成廢疾。多至斃命。

西洋顏色。多取人目及心肝經水屍水之類。交錒水煨鍊而成。有極紅極藍極黃極綠之名。其色粘手則多不易脫。入口則死。以錒水皆毒物造成也。且以其色染布。亦易朽壞。辨志齋雜紀按木商有以屍水印記者。入水經年猶見。則其色粘手多不易脫。為有屍水也。

映暗喇佛蘭西諸夷常至海口。以布袋掠取行人為引海參之用。以繩繫腰。垂於海中。海參見人。羣起嚙之。片時提出。可得海參數千枚。每一人可引數萬枚。近日廣東居民亦有掠外來客民賣與諸夷引海參者。每人可賣錢二三千。腐公日記

白蓮教始自西洋。蜀之匪徒多習其教。能以妖術翦紙及糊麩捻成雞鼠貓犬各物。幻變真形。入人家密藏。盜其財寶。且能隱攝婦女之魂。與之姦宿。此與天主教攝小兒魂為耳報同一怪誕兇惡。不知天獨縱之而不殄滅其類者。何也。退思軒隨筆

育嬰堂之設。原恐人之生子多者。輒行自溺。故好善者出資建堂。為收養計。誠義舉也。但近日亦不無流弊。未數歲即聽人領受。致有廣匪領去。私取其腦髓心肝。賣與西洋為三仙丹。此不可不嚴

密查究。同心寶鑑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洋夷妄盡惡極事。本難悉數。姑就其層出



疊見專指天主教而言者歸入集說其事之一二見及有互異處者歸入雜引。而雜引亦不過略舉數十事以概其餘。卽所引如後各說可見一切害人妖術。罔不傳自洋夷。此誠稍有人心者皆當切齒恨之。斷不容久居中土。而士大夫中竟有忘不共戴天之仇。因其暫通聲氣。夤緣富貴。忍舍身從教。妻子與之姦合。甚至以女許配。互相往來。恬不爲怪。亦曾清夜自思。平昔讀聖賢書果何在乎。尙得謂之人乎。



批駁邪說

天主邪教諸書予所見不下百種皆無一事一言不可批駁者。卽批之亦無暇盡批。今晨偶閱教匪新刻妖書數種。隨手批駁數十條。增雜引後有與雜引內語意相同已曾批駁者。不錄。壬戌八月五日天下第一傷心人自記。

閱天路指明  
係暎夷楊格非著

上帝爲誰條內。謂人誤認佛爲上帝。及菩薩外別無上帝。或認玉皇爲上帝。或認天地爲上帝。或指上帝止是一條理。試問乎中。聖經賢傳見其說耶。謂牟尼不顧天倫之樂。出家爲師。其爲師之

意與孔子同。陰間事未見未聞。不會上過天堂落過地獄。一心設想。便以訓人。試問牟尼爲師之意。果何在。見與孔子同耶。牟尼不會上過天堂落過地獄。以之訓人。固屬荒謬。而彼教之動言天堂地獄者。果何見何聞。上過天堂落過地獄。而爲人親切言之耶。謂道教祀張儀爲玉皇。受封爲玉皇上帝。駁其受人之封爲上帝。是人較上帝爲更大。試問彼教之呼天主爲上帝。獨非人加之封。而天主自稱爲上帝耶。況道教並無祀張儀爲玉皇之事乎。謂上帝爲造化之主。天地爲受造之物。譬屋宇爲工師所造者然。又謂天地有形像。上帝無形像。試問上帝旣無形像。果誰實見其造有形

像之天地耶。若工師實其見其造屋宇。無不見其形像者也。謂朱子解經傳中天字。有說蒼蒼者。有說主宰者。有單訓理時。一無定論。爲未聞真道所誤。試問必以天字專指上浮之天。則呼一日二日爲一天二天者。亦指上浮之天耶。謂觀所造人物。知必有肇造之者。卽全能之上帝。是上帝尙在意想中也。又謂日比地球大約一百三十萬。相距二億七千餘萬里。更有大星較日尤大尤遠。試問日星之里數能窮究若此。獨不能直達上帝所而與之一晤耶。上帝有幾條。內謂人當認一爲主。有求必禱。禱上帝有得必謝。謝上帝且見萬有之榮光。必恭敬而頌美上帝。廟宇中木石金土。

塑及紙繪之偽像。盡宜廢棄。覺已有罪。求上帝赦。已心邪曲。求上帝正。憂愁求上帝慰解。身荏弱。不足以爲善。求上帝加我力量。在苦難中。求上帝救護。望天堂永福。求上帝導我以路。試問爲善爲惡。及一切瑣事。皆不能自主。必求上帝。卽得遂意。然則姦盜謀劫者。不皆可求上帝赦耶。且予見彼教事事邪曲。何上帝不一正之耶。從彼教者。仍不免憂愁苦難。何上帝不一解之救之耶。天堂之路。果從何處入耶。至雕塑及紙繪之像。雖無益于人。亦何礙于上帝。而必盡廢爲快耶。

上帝稱呼條內。謂上帝之稱不一。有稱爺和華天父。上帝。天主者。

試問上帝爲誰條內。謂人不可加上帝之封。而此稱呼獨上帝之自命耶。謂上帝爲大父。生身之父爲世父。上帝愛民如子。其恩大于世父萬萬倍。又謂無論何國之君。其權位皆上帝所與。試問上帝既愛民如子。其恩且大于世父萬萬倍。何古來不無暴虐之君。而上帝權位之與不盡與明聖以自保其子耶。

上帝之體條內。謂上帝三位一體。爲父子聖神。父萬物之本。子代人贖罪。救人靈魂。聖神之功用。卽感化人心。故聖教友于讚頌時。俱宜讚美此三位。或問此三位雖曰三。殆卽一。答不然。父是父子。是子。聖神是聖神。又問三位皆上帝。曰是也。各有上帝之性。其性

一。其體亦一。父在一體中。故聖父是上帝。聖子聖神俱在一體中。故俱是上帝。試問父子聖神。既謂爲三。復謂爲一。齧牙妄辯。自爲顛倒。且子指耶穌爲上帝。屈已降世。已極荒謬。而聖神更是何物。此等創說。何明世人以不足信之事耶。

上帝降生條內。謂生人之理。有夫婦始有父子。上帝降生。不用此法。以夫婦之道從慾而生。故耶穌降生。乃上帝大顯其妙化之功。感童女馬利亞有娠而生焉。試問上帝既如此大費周旋。何必另自降生。而不現身說法。使大家共見共聞。猶爲便捷耶。既夫婦之道從慾而生。何從彼教者。亦復娶婦。且姦淫事不一而足。而守節



不嫁之貞姑必伴教師宿。非從慾耶。

降生之憑條內辟邪論駁之詳矣。不贅錄。

降生之故條內謂天下人不分中外自君相以至士庶皆爲犯法之人。試問中國歷來不少聖君賢相。正士端人亦皆在犯法之列耶。又謂人有淫竊邪念。上帝卽知。試問從彼教者所爲何非一淫盜之事。何時不起邪念以害人耶。特不過假詞粉飾耳。謂有事相助。有善相勸。有喜相慶。有憂相憐。有不足相資給。此自然之理。不得爲功。試問嘆咈諸夷固皆天主教之流。亦曾能此自然之理耶。所謂有事相助者。殆資粵賊以軍械糧米也。有善相勸者。殆勒人



從彼邪教而大肆姦淫也。有喜相慶者。殆在戮拂彼之正人。以盡絕之爲快也。有憂相憐者。殆助從彼邪教之當道。免禍而得福也。有不足相資給者。殆夥粵閩浙諸匪徒。巧取中國之財。惟恐網羅不盡。而自富其國也。謂耶穌來救罪人。代死而流寶血。以滌除人罪。及舍此寶軀。以贖世罪。且謂罪惡滔天。罪比邱山。皆可藉耶穌天高地厚。海深之功。而抵免使離暗府。而升明宮。試問罪非猶物。血何以滌世罪。亦罪。一身何能盡贖。且罪大惡極。皆可藉耶穌之功。以抵免。若耶穌而求之。果應不將縱天下之人。皆爲惡。但藉耶穌以抵之耶。至寶血寶軀之稱。尤爲可笑。謂觀音二字。有其名無

其人基督降生。歷歷可考。上帝無形。耶穌卽其形。試問耶穌今日果在何處。予謂祀觀音者固妄。而從耶穌者豈但妄而已哉。

歷四十日升天條內。謂救主耶穌釘死復生後。歷四十日集其徒于橄欖山。以上帝國之道訓之言畢。升天眾觀有雲蔽主。漸不見。繼謂于氣絕之時。呼曰事畢矣。便升天。試問言畢升天。非以肉身升天耶。氣絕之時升天。非以靈魂升天耶。一條之中。何先後差異。若是耶。謂耶穌升天後。遣三位一體中第三位聖神臨世。感化人心。試問耶穌既能苦心救世。代人贖罪。釘死復活。何不長在人世救人。而必遣人代之耶。且所遣之聖神。誰實見之耶。謂耶穌本上

帝之身降生救人。忽謂世之罪人不能徑禱于上帝前。恐妄禱更獲愆。必賴耶穌轉禱。且謂教中人稱耶穌爲有兄在天。試問耶穌。既本上帝降生。何一身而寬嚴各別耶。教中人稱耶穌爲有兄在天。何稱謂之奇亦至此耶。

上帝審判人條內謂審判有二。曰私審。曰公審。私卽世人死後其靈魂卽至耶穌臺前。耶穌要審判其人生前行事。合天堂則靈魂入天堂。合地獄則靈魂入地獄。公審卽天地末日。天下人肉身復生。各與靈魂相合。共至主前受其審判。無數人聽審在廣眾之下。彼此證明生前所行之善惡。毫無隱匿。此公審之日。大有威榮。從

始造天地以至末日。僅有此一日也。試問一日內。普天下不知死幾千萬萬人。一一要過耶穌之審。已荒謬至盡。況公審在天地末日。天下人肉身復生。又僅此一日。過審。彼教匪徒。果誰過私審公審。並見有久死復生者耶。且耶穌能贖生人罪。而死當入地獄者。獨不能贖之耶。

復生道理條內。謂至末日。受公審各人之肉身。俱自塚中出。復生與各人之靈魂再合。受其生前所行之報。試問亦有屍骸拋散未葬。及煎割揚灰者。其肉身又從何處出耶。謂耶穌倘救人靈不救人身。是半救半不救也。主不若是也。故必使人之肉身復生。試問

耶穌既救其靈復救其身。何過審之日。當入地獄受苦者。不救入天堂受福之爲全救耶。謂復生之身乃神靈有榮光。且強壯不朽。試問不能入天堂者。不直以神靈不朽之身入地獄耶。如以神靈不朽之身入地獄則入地獄者亦非苦矣。且人死必待天地末日復生。何耶穌復生不待天地末日。並不聞有同日復生之人耶。上帝感化人心條內。謂昔者孔子抱道不行。有莫知之歎。且謂必上帝之神。感化人心。此心始可得而正。無論何國大聖大賢。以格物等法正人心。有名無實。試問彼教何事不得罪孔子。而反援孔子以自證耶。人心待上帝感化而始正。何若盡生正人。不待感化。



之猶愈耶。大聖大賢之正人心有名無實。果何所見。而彼教之絕無人心者。反爲有名有實耶。

信而稱義條內謂聖子耶穌在天堂哀憐世人甘願降爲人身。據此則與上帝降生之說不符。且謂耶穌畢世全守帝誠無絲毫違犯。試問耶穌既爲上帝分身上帝能者耶穌亦能。更何俟上帝之誠耶。謂上帝刑賞猶國君之法有犯者卽罰之。又謂世人皆陷罪惡之中。難免沈淪永苦。非立一贖罪法。斷不獲救。幸有三位一體中第二位聖子耶穌自天降生。代受吾人應受之苦。上帝視其功而赦人罪。試問上帝刑賞既猶國君之法。而陷罪惡者得耶穌之

代受其苦。復得赦其罪。今設有千百叛逆之徒。撫之不馴。在國法之所不宥。忽有一大功臣出奏曰。請罪臣一人。勿治千百叛逆之罪。謂其功之足以相抵也。有是理耶。且所謂第二位聖子耶穌則第一位聖子果爲誰耶。若謂第一位卽上帝。則聖父更何在耶。上帝國邇條內謂世之列國以真理而論。止分爲兩國。一曰上帝國。一曰魔鬼國。敬服上帝者卽上帝之民。惑魔而從魔卽魔鬼之民。且實之曰耶穌聖教會可名爲上帝國。試問從古聖賢帝王不從耶穌教者。不皆魔鬼耶。不且並我

大清君臣而直罵耶。粵賊奉其教。羣起倡亂。而塗毒母生靈者。是欲爲



上帝民耶。且彼意既謂聖賢皆不免爲魔鬼。彼教妖書何復援引中國聖賢語耶。前上帝無形像條內。謂但心在像。便犯罪取禍。此復謂如設帝座于心內。事事當聽其命而行。試問設帝座于心內者。非心在像耶。獨不犯罪取禍耶。謂有曰諸邪教滅亾。各惡事淨盡。寰海變成新世界。無人不恭敬上帝。且愛人如己。此必成功之事也。試問諸邪教滅亾者。孔孟之教耶。佛老之教耶。孔孟之教。固昭如日星。卽佛老之不軌于正。豈若彼教之邪窮凶惡極乎。無人不恭敬上帝者。殆必如彼教以經水塗面。祀上帝。爲潔面朝聖也。愛人如己者。殆勒人以從彼邪教也。至謂此必成功之事。而粵賊

之倡亂。殆欲如彼所謂成功也。

身前之福條內。謂人死之日。分文不能帶赴陰司。與上帝審判人條內。謂冥府閻王。皆人心設想之物。兩議合證。豈陰司獨非冥府耶。謂無冥府。卽不應謂有陰司也。

不信主者。受永苦條內。謂死後靈魂至上帝前。受審判。第一就問信與不信。信上帝看耶穌之功。接至天堂。不信罰至地獄。試問世之不信者。何妨于審判時。漫應爲信。不亦得升天堂耶。上帝審判。何若是疏忽耶。姑無論信者之皆爲惡人也。謂近有耶穌教士來爾中土。宣聖道。頒聖書。已歷五十餘年之久。舉國人民。俱應悔改。

信主。究之信者少。不信者多。此亦顯爲人心邪壞之憑。故爾華人按上帝律法。實皆有罪。試問人心邪壞之憑。華人之罪。在有綱常名教耶。幸信者少。不信者多。向使驅中國而盡妖族之。則子亦無插身之地矣。謂地獄永苦。其苦難名。耶穌譬以硫黃火。魂置地獄。猶身置火坑。不會到過地獄。未知其苦如何。故耶穌以已見之火。取喻地獄之苦。試問地獄之苦。耶穌能爲人親切言之。亦曾受過其苦而來耶。

上帝教中聖規條內。謂主未降生時。上帝于聖教中設有祭法。卽以牛羊鴿等殺而祭之。此何義。指點耶穌要來贖人罪。救普天下。

人而代人流血。耶穌卽祭獻天父一大祭物。前有祭禮。乃示聖教中人知後有救主。獻身爲祭。代贖人愆。非前賴所祭之物卽可贖罪。且示人知世皆有罪。欲救必贖。自不得贖。蓋不流血。則不得贖也。夫牛羊鴿等爲物甚微。遠不及人身之貴。豈賴之卽贖人罪乎。上帝立此祭法。誨人是欲人日望救主降生也。今上帝聖教中。祭法悉除。因耶穌已來。成此大祭。何敢以物之命加諸救主上。而冀上帝來歆也。試問上帝自設祭法。非自貪血食耶。且誰見上帝而設此法乎。上帝指點耶穌要來贖人罪。要贖竟贖。何又遲其期耶。前謂耶穌爲上帝降生。茲又祭獻上帝。非自祭自耶。至以耶穌爲

祭物。在予固謂耶穌卽牛羊之不若。而在彼崇信其教者。以舍身代贖之人擬之祭物。不亦不敬之甚耶。

聖禮條內。有領洗禮食聖餐二事。謂領洗禮。主諭徒云。天地諸權已與我矣。爾往招萬民爲徒。以父子聖神之名施洗。教之守我所命者。故入教者。牧師卽以指取淨水。微按其頂曰。奉父子聖神之名而行此洗禮。止人教之始。領洗一次。人始知其信主之道。而爲其徒也。倘有人自云信道。但不願入教。此人亦斷不可爲吾主之徒。總之上帝教以領洗爲入道之門。謂食聖餐。耶穌當見賣之夜。與其徒坐。主取餅。擘而祝曰。取食之。斯乃我身爲爾擘者。行此以

憶我食後取杯亦然。曰此杯乃新約爲我血而立者。爾飲之以憶我。爾食此餅飲此杯。以明主死。至於臨日。凡食此餅飲此杯。不合其宜者。是負主身主血者也。人先必自審。然後可食其餅飲其杯。不識主體而飲食不合其宜者。是自取罪戾也。故爲其徒者。畢世固守之。或一月一舉行。或數月一舉行。卽牧師取餅。擘若干小塊。偕會中兄弟。各食一塊。又倒葡萄酒于一大杯中。偕會中兄弟各飲少許。且謂領洗所以潔其心。食餅記主爲我等捐命。魂之賴主。猶身之賴餅。飲酒記主代流寶血以洗贖世人之罪。試問領洗果能潔心耶。卽能潔心。何妨自取水塗乎。未從彼教者。亦食餅亦飲



酒不亦卽食耶穌肉飲耶穌血耶。又何必定假牧師手耶。且旣從彼教而復謂食其血肉。忍心害理。更有加于此耶。總之我中國聖賢正大光明之道。斷無不經之舉。按此入教而必領洗食餐者。無非置迷藥于水餅酒中。使人因此昏昧而任彼所爲也。爲彼所惑者。何不思之甚哉。

主禱告文云。我父在天。惟願爾名成聖。爾國卽臨。爾旨得成于地。如在天焉。我所應用之糧。今日賜我。我免人債負。求爾亦免我債負。又勿使我陷于迷惑。要拯救我出于兇惡。蓋國度權柄榮耀。皆屬于爾天父。至世世無窮焉。亞孟。此二字譯卽心願也。試問爾字旣指天父。



而言。而曰惟願爾名成聖者。則是天父尙未成聖。又何事輒稱聖父耶。每日應用之糧。皆祝天賜。然則游惰無聊者。但從彼教開口向天。卽有糧從天外飛來耶。負人之債而免之。不猶之掣騙耶。勿陷于迷惑者。必當外于綱常名教耶。拯出兇惡者。必當入于姦淫謀害之林耶。以子所見彼教之徒。眞迷惑至盡。兇惡無復加也。

闕甲乙二友論述

第四章內。謂耶穌降世。特救罪人。試問耶穌旣特罪救人。然則從彼教者。不必須罪人耶。

第五章內。謂人死復生之身。不病不老不死不壞。且謂惡者之身。

精力必強。蓋上帝將堅其體以應多難。試問人既不病不老不死不壞且精力必強更何爲難耶。

第八章內謂默念青蒼之上。星宿之外。去日月遼遠。有滿福之所。是上帝之宮。萬善同居。福祿無窮。信可樂也。試問此等默念非夢癩耶。

閱耶穌教略

係新改較舊本不符

謂太初之時。上帝創造天地。日官有光。卽有光明。晦以分晝夜。以定是爲首日。上帝造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禽獸。萬物具備。然後造人。男女各一。男曰亞當。女曰夏娃。其性本善。其心甚樂。猶子

福園。以治理栽培爲事。上帝曰。園中果實。任意可食。惟中一樹勿食。食之必死。爰有蛇焉。卽所謂魔鬼是也。迷惑二人。人言食此果。亦未必死。可致目明。能辨善惡。彷彿上帝。婦從其詞。取果食之。以奉厥夫。于是上帝逐二人出園。定其死罪。使男栽植。汗流浹面。使女懷妊劬勞。產育維艱。迨終天年。而返其本。維設一詞。預許之曰。婦將生子。必傷蛇首。爲蛇傷踵。其意卽謂滅鬼權。拯人魂也。其言婦所生之子者。卽指耶穌四千年後。爲處女馬亞利所生。試問天地萬物。皆爲上帝所造。何旣造其性本善之亞當夏娃。而復造此迷惑之魔鬼。與不可食之果耶。旣謂食之必死之果。何竟如鬼言而

食之不死耶。既謂二人爲魔鬼所迷惑。上帝卽逐出園。定其死罪。而二人食果。並非爲惡。應得死罪。處果何在耶。使男栽植。使女懷妊。卽得謂死罪耶。初非使女懷妊。造人時。何必男女各一耶。既謂二人被迷惑。何必畱其種。害後世而不卽滅耶。既可使終天年而返其本。何若不迨終天年。使返其本耶。既謂婦將生子。必傷蛇首。爲蛇傷踵。何後文並無其事耶。卽滅鬼權。拯人魂。與傷首傷踵事。果何涉耶。既謂婦所生之子。而復謂指耶蘇四千年後爲處女馬利亞所生者。果何意耶。且一切告誡預許之詞。果誰實見上帝而親切聞之耶。

謂耶穌被賣于背教之徒。見害于有司之手。死以苦刑。復生升天。坐上帝右。試問耶穌既爲上帝使生。何被賣見害而獨不知耶。升天坐上帝右。誰見之耶。

謂耶穌以五餅二魚飼五千人。試問以飼五千人之五餅。誰得而團之。豈亦從天而降耶。

謂上帝大施矜憫。特發仁慈。使獨生子耶穌誕降塵寰。死于十字架以贖人罪。試問既大施矜憫。特發仁慈。何不寬人罪而直赦之。必生一代罪人多。此一番舉動耶。

謂耶穌自謂吾乃善牧。爲羣羊捐命。且舍生爲眾贖罪。吾乃天降

之餅食之者必得永生。信我者雖死亦生。生而信我者恆久不死。就我者決不飢。信我者永不渴。試問既爲眾贖罪則甘心自死而前文之謂爲被賣見害何耶。被賣見害是人制之使死而在已有不甘之意也。既謂信而就其教者雖死亦生。恆久不死。不飢不渴。何我所見信而就其教者無一如是耶。且觀生而信我者恆久不死之詞。則信我者雖死亦生。是死後始信也。然則不從彼教者。至死後畏入地獄而始信之。不亦升天堂耶。

謂耶穌門人證其復生之事于世。其後大半受刑罹禍。爲耶穌竭忠而死。雖死而猶口誦耶穌不輟。試問耶穌既能救人。猶不能救



門人之受刑罹禍耶。彼粵賊從其教而遭官兵撲殺者。亦爲耶穌  
竭忠而死耶。且死後口誦耶穌鬼語。誰實聞之耶。

重建清真寺碑記有云。本教與儒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亦不  
過敬天尊祖。忠君孝親。五倫五常三綱而已矣。人徒知清真禮拜  
敬天拜空。殊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古今相傳。不可誣也。而署其  
後曰。開封府增廣生員金鐘撰。祥符縣庠生曹左書。開封府廩生  
傅儒篆。試問彼邪教與儒教其大同者。果何謂耶。彼所謂敬天尊  
祖者。非儒所謂逆天忘本者乎。彼所謂忠君孝親者。非儒所謂無  
父無君者乎。彼所謂五倫五常三綱者。非儒所謂敦倫亂紀者乎。



彼邪教固舉天下是非而悉反之。果何事而與儒同。敢妄引聖經道之大原出于天以爲證耶。且彼教既以天爲天主所造物無足重此。又言敬天道之大原出于天者不更自相乖舛耶。所尤可切齒痛恨者。彼金鐘曹左傳儒之徒。曾讀孔孟之書。忝列膠庠。不能得其萬一。而忍從邪教至爲作記。且中間僞注考證。以實其教之由來。未復引聖經以爲妄證。何膽大妄極如是耶。嗚呼。漢唐以來身心性命之學。失講卽有一二明儒出而任道者。又各存門戶之見。彼此成家。致不能昌明聖學。卒以文藝取人材。此人心斯由日壞而流弊至于此極也。予憶幼時讀書。卽潛求義理。輒參諸經旁

候長以自明得失未嘗不慨然于聖學將湮思有以自任也而同  
學之士多以為候用聰明于無用地不究心于應試之文淺言為  
迂甚言為妄由今觀之然則金鐘之徒為正用其聰明耶昔之以  
予為迂且妄者不將去金鐘之徒為不遠乎嗚呼今日者恨不得  
皆如予迂且妄之輩越為我

大清蕩此妖氣以其復不共戴天之仇豈非聖學之幸天下蒼生之  
幸哉。

閱訓子問答

教匪沈子星著

一條內謂問上帝創造天地人物幾天成功答六天問上帝第七

天做何事。答安息。而以是日爲聖日。試問上帝果神靈莫測。則創造天地人物。何須六天。一注念而卽成矣。如必需以時日。則天地人物。爲數甚繁。卽六天亦未免太促。且六天成功。七天安息。誰實見之耶。

九條內謂問開路先鋒是誰。答是行洗禮的約翰。問耶穌受彼之洗禮。否。答受的。十二條內謂問耶穌至愛的門生是誰。答約翰。試問耶穌旣爲救世主。而復受約翰洗禮。則約翰之功。不太子耶穌耶。又謂約翰爲耶穌至愛之門生。不且以師受門生之洗禮耶。

第十三條內謂問祭祖宗可行否。答不可。問爲何。答祭獮是敬土

帝之禮而且不是上帝要吃祭物乃指點耶穌獻身為祭之意而世人不明此意祭天地祭神佛錯了。又祭祖宗大錯之錯。真是無用據此妖說姑勿論其滅祖廢親試問上帝指點耶穌獻身為祭之意其意果何謂耶。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指楊墨之教而言也。予則曰從耶穌之教者且禽獸之不如矣。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外此如鄧保祿等掃雲記。不宜敬惜字紙。說雷非神而雷有神諸說。及一切新刻妖書單片。尤極荒謬。更不值一辯矣。

辟邪紀實卷下

案證

天啟時天主教匪西洋龐迪我者工異術能取男子腎子婦女子宮與彼族服之可通華語或配藥使人服之卽迷或配創藥可合支解之尸又能飛翦割雞鴨翅以試妖術凡雞鴨翅三被割者食之多中毒又能幻巨鬼散毒物於飲食使人服之輒啞江西南豐吳某師其術以誑人人多呼爲吳神仙云云

摘錄懷仁堂雜著

黎伯春自西安歸言彼地士民多被西洋厯士陽瑪諾等以迷藥誘入天主教其教男女混亂上下不分大致以宣淫采戰爲主。



入其教則生死無異記其最爲可哂可怪者數事。凡婦女經至以金管吸之。貯于瓷瓶。男子用以塗面。祀其教中之神。爲表虔敬。亦常服食。謂可延年。烹魚髓及燒雞鴨。以經水配合者爲至品。凡生子。至三月後。每臥時。以小竹管貫入穀道。晨起拔出。約十歲許。則止。不識何故。凡從教之家。必置一女。不嫁。值傳教者至。卽與伴宿。且立簿冊。隨時登記。有謹領聖體一次。謹領聖體二次等語。凡從教之家。有喪。必求傳教者。局門獨殮。殮後。兩目及胸次。俱以膏藥貼之。繼從教某家喪。有戚屬某疑私殮有弊。俟殮後。啟其膏藥。則兩目珠皆失。胸次有刀孔。察之。則心已剜去。因此大譁。傳教者遂



遁而從者亦漸少矣。聞剗取心目。為影照人物山水之用。未審是  
否。似此邪教。不知彼地士民果何樂而從之。荔室叢談

崇禎初年。徐光啟龍民華湯。若望倡行天主教。凡皈依者。先問其  
家有魔鬼否。魔鬼謂佛像也。有則取至天主殿前。石幢撞碎。擲石  
池中。俟積多。遂邀同黨架鑪舉火。將諸佛像盡行鎔化。率以為糖  
某年六月初一日。復建此會。方日正午。碧空無纖雲。適當舉火。眾  
共聳視。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諸鑪炭盡行攝去。池中若掃  
不留微塵。眾皆汗流浹背。逾日死者半。自是遂絕此會。院心集  
昔西人有行教于安南者。舉國咸之。王患之。逐其人。近世繼于邪

下。令曰。從吾者立赤幟。下。脊之。否則立白幟。下。立殺之。竟無一立赤幟下者。王怒。然礮殺之盡。至今不與西洋通市。西人亦卒不敢

往。倭亦然。

澳門紀略

噶羅巴馬頭鑿十字架于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否則加刃。雖西人亦不敢違。又埋耶穌石像于城闕。以踏踐之。蓋從教者以踐十字架爲反教術。遂不靈。故無敢踐者。澳門紀略

及果園

詩集註

曩京師有醫某者。歲終貧困。患惟入天主教可救貧。而邪教又不  
可入。乃先煎泄藥升許。與妻子議。言俟我歸如昏迷者。急取藥灌

我于是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餅。使吞之。予以金歸家。則手擲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如前言。灌藥良久。暴泄而醒。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乃蓋之藥瓶中。黎明教師至。手執利刃。索還原物。醫言必告我何物。乃相還。教師曰。此天主聖母也。入教稍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矣。乃還之去。愚溪

文稿及海國圖志

常州有金莖者。一妻二妾。年四十無後。有誘以從天主教。可得子者。莖惑竟從之。逾年忽失兩腎子。問之師。師曰。此天機不可洩。爰以告人。君將上爲天聖。天下後世人皆君之子矣。何患焉。未幾以

從天主教事發。陷大辟。

紅豆齋雜記

萬曆中。西洋巴達里入浙。誘人以天主教。人多惑之。有武生王文

沐者。豪士也。聞從其教者。人死必騙取眼睛。欲試其術。乃佯入教

中。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王奮起擊之。隨追

至其家。刃其首。並毀其耶穌像。其事聞之京城。上厚獎之。

西樵漫筆

明解達讓順天人。美丰姿。工文章。十六入泮。次年食餼。人多以詞

翰相許。性好淫。而不善勾引。時天主教有精房術者。解往師之。不

三年。七孔流血而死。妻旋通其屠戶盧大之子。踰年攜一女改嫁

於盧。一家消滅。

省齋記事

明季京中爭習天主教。惟吳漸遠拾遺，不爲所惑。司教占以昇天之術，誑之。吳曰：我必親歷始信。一夕，教主邀吳遊月宮。吳從之。甫出門，若凌空而步。俄頃至一所，樓閣森列，錯雜管絃。誠人間未有之境。良久，教主促歸。吳不允，忽聞空中呼曰：爾亦欲入魔道耶？視之，卽其亡父。遂驚仆。身臥樹端，如夢初覺。教主已不知何往矣。吳知其幻，因作破邪篇，並紀其事。

夷情述略並天主教考

廣西桂林陳原益，性最貪。聞入天主教，可獲重利，遂入之。後以盜

庫金事發，磔于市。

廣見錄

崇禎初，京師天主教大行。有貢生張學伊者，貧不聊生，舉筆入天

主教獲重利。家小康。有丐踵門。飢寒交迫。與之餐。並勸從天主教。可救貧。丐曰。棄人類而為禽獸。雖餓死不忍也。張曰。何言之甚耶。丐曰。非言之甚。君姑聽我言。張曰。試言之。丐曰。夫所謂天主教者。即耶穌也。耶穌自犯國法。磔死于十字架上。是無君臣。耶穌之母馬利亞。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父生。是無夫婦。且從其教者。不得奉祖父神主。是無父子。人無君臣父子夫婦。非禽獸而何。張怒逐之。丐不顧而去。不數年。張產蕩盡。以惡疾終。京都雜識

魯監國航海時。其臣阮淮欲乞師日本。遣使齎補陀藏經以往。有僧湛微者。前自日本來。因與同舟抵日本。其國初聞有藏經。往喜。



甚及聞湛微名。大驚曰。此僧復來。則速死耳。因不受救護。經而歸。叩其故。則以湛微曾習天主教。因逐出。今逃回也。先是西洋人以天主教誘其國人。各授以秘術。民間閭閻多為所亂。一入其教。死生不易。主教者遂肆奸術。結眾怙亂。其國大發兵撲滅之。自是痛絕西人。以銅板鑲天主教形。置通衢。凡各國人往者。必使踐踏而過。衣囊有攜得西洋一物者。搜出一船。皆誅。尊卿 贅筆福建馬庶常某。酷好天主教。年五十餘。致仕歸家。豐而無子。心甚憂之。一夜夢其祖某公曰。汝官應至侍郎。壽應逾八十。應得四子俱貴。因棄正入邪。文帝按籍削滅。汝不肖。竟至此耶。馬醒悔之無

及不一。年抑鬱而卒。果報錄

山陰徐永福以貧不能為生。聞西洋利瑪竇能以藥塗鏡照人形影。可獲利。往師之。利瑪竇曰。不敬從吾教者不得傳。徐遂從其教。而師其照影之術。利瑪竇因通徐母及徐妹而並娶焉。繼以人之為徐照影者多病折。皆知其術能傷元氣。以傳習異端訟之官。竟

仗死。果報錄

江西廣信府陳姓婦。方有孕。夫外出。身旁止一丸齡幼女。一日幼女出街買藥。方轉。適見有二人向其門揖。即自開。一人入。幼女隨之。二人即手摩幼女頂。遂啞。但見二人仍扃門。復向其母揖。其母

卽登牀再揖其母衣服皆自褪二人乃與輪姦姦畢撫其胸見有腸從陰戶出二人方取刀欲割忽其夫歸一人聞叩門聲卽沿牆遁。幼女與其母皆癡不能動。夫疑婦有私碎門入見婦已昏不能言。子宮亦出恐小產詢之幼女亦啞百計解之。幼女得活具言所見其婦則死矣。于牀頭搜得小竹筒一內貯青水半筒小布包一。有天主讚及朱符刀翦諸物。此康熙三年事。養吾雜記

何大海福建人有才無品。映喏喇有巴利達者。知歷數。大海與之學。遂被惑。從其天主教。得探戰術。烝其母。未期年。被雷擊死。糊塗集並

崇正錄

布商吳某寓沔陽某客店見隔房有某者揮霍自如不知所出但輒聞長夜不寐似喃喃有聲者竊怪之一夜從壁隙窺某以青布鋪案頭中設紅紙畫十字架燒條香一枚供之繼用糊麩撮成鼠形約二寸許十餘只置布上大碗覆之黃紙書符數十張口中誦咒不輟約二時許忽見羣鼠銜物置布上某袖出小紅旗向案頭搖之鼠遂隱見布上忽有銀十餘錠某取納懷中復開碗仍撮麩鼠共爲一團徹去諸物始就臥翌日某邀吳飲飲後吳曲意詰之某曰爲此者皆伊前生所負之債爲還本耳非我盜也吳佯欲師其術某曰此甚不易爾但勿發我事今夜當引美婦與爾神合吳

不信。至夜三更許。寓中人盡臥。某忽邀吳至房。果見引婦至。某強吳與姦。吳驚駭。莫知所措。曰。爾所囑。吾斷不忘。但此則吾不從也。某見吳卻之堅。遂以口向婦吹之。乃隱不見。吳後詰之店主。知其曾入天主教。然終不敢輕爲人發其事。恐致禍也。此吳表弟楊某

爲予言其事甚悉

銷暑閒談

郭有德者。西安府長安縣人。以訓蒙爲生。家口頗繁。計俸所入。不能償出。而不見其或窘。傳聞有從天主教。教師與銀給家事。初未窺其實。不敢信。繼余移家與之鄰居。忽一日火起。郭宅被焚。救火者于伊宅拾符咒一本。余取觀之。未竟。仍爲郭奪去。內有數條。猶



能記憶。如御守箱貞姑讚詞云。聖差貞姑。接引聖母。過氣化臍。惟爾與我。我主耶穌。降身護我。真精與我。天壽給我。亞孟。吸引紅丸。讚詞云。先天人劑。天主之賜。我取服之。萬壽如意。亞孟。臨伴新婦。讚詞云。我奉主差。引開先路。萬事從源。聖掄羅福。亞孟。讚後皆有符文。但每符皆滴血跡。不甚了然。其尤誕者。如以猪血擦儒教各聖賢墓碑。誦咒提其靈魂。以供役使。及以婦人產後餘流。和天地飛蜈蚣等藥。使人食之。卽迷等事。種種之爲。皆堪髮指。因爲人言及將控之官。或疑余得之耳聞。恐難獲實據。受誣控累事。遂中止。無何郭一家。皆以疫終。此亦足見從邪者之必不克善終也。

復道齋筆



記

嘉慶十二年有大班喇佛者。天主教之掌率也。紂孟刺甲兵頭以

兵船十艘窺何安南。為安南所燼。

粵中紀事

畫師劉大明者。有特識親友。入天主教者夥。皆百計誘之從。劉畫

十字架於地。曰。勸我從教者。宜履此。便相從。否則邪教誓不從也。

皆怒詈曰。爾不從可耳。何大辱我聖教若此耶。卒無敢履者。

粵中紀事

李竹溪廣文。幼時曾讀書某寺中。同寺有二客。不識何為。每晨起

外出。午後始歸。歸即臥。二更時復起。輒引外客至。閉門絮語。不甚

辨悉。適一日。李如廁。聞隔屋微有聲。就隙窺之。見二人偕外客數

人在隔屋牆下互相雞姦。不覺失笑。一人聞之驚曰。我多年兄弟未會在此合初。何物魔鬼來窺探耶。李懼事潛至書房。一人過問。李佯若不知。二人亦不深究。但常爲李言天國之樂。勸李瞞父母從之學。李佯諾之。謂俟師解館時當卽從也。未幾李有堂兄某之喪。尙未就殮。一人謂李曰。人死我善殮。以膏藥貼之。可使封目歸西。子歸盍言之。我可爲殮也。李知其邪。卽以其事具告家中人。將縛送官。因機不密。一人知事已發。遂早遁。按此卽天主教之流。李廣文親爲余言。甚憤切。悔當時之未早下手也。

芸窗  
餘話

據張世欽供稱。小的是山東歷城縣人。父母早故。並無兄弟。二十

一歲。在廣州跟官。從黃老坤學得天主教。他教示小的畫符在手。到街市。隨意向小娃兒們頭上一拍。小娃兒們便迷著了。只見前面一線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卽隨了我走。引到僻靜地方。剗了眼睛。心肝腎子。把屍身掩埋滅迹。留下眼睛心肝腎子。賣與洋人做藥用法。就不曉得。小的曾迷了七人。昨曾家娃兒是第八箇了。小的並無同事夥計。黃老坤師傅已死七八年。所供是實。不敢妄扳云云。又供常在各廟中。鈔得人家小娃兒們寄名的八字。賣與洋人捉魂。做耳報神。要四十九箇八字。纔做得一箇耳報神。洋人挈著小娃兒們八字。半夜念咒捉魂。見有白光出。就是生靈所在。方

出價錢買了。所有新傳小娃兒們有過家症。頭髮稀少。身體退瘦。便是洋人捉了魂去。不是祖宗有靈。十有九死。小的們或裝做算八字的。也能騙得小娃兒們的八字賣錢。其餘都不曉得了。摘錄供詞

一投

沔陽州城外三十里猷拔地方。原名牛八。有一李姓。年三十許。天門人在該處搭臺講書。說因果。寓杜姓糧行。後因與杜往來最密。杜氏女不知何時拜李爲師。每夜卽由屋後往李處聽講。繼率姑姊妹六七人。均北面爲弟子。杜以爲善事。不之禁也。杜有至好充快差者。一日至其家。覺主人忽加白眼。心異之。迨晚閒聞有從教

之一說。潛至屋後窺之。則見李姓高坐。羣女子相向而立。李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燈忽大放光明。忽如爆竹一聲。則羣女子之衣服皆褪。而李亦褪。李手出一竹筒。長六寸許。置臍上。羣女子次第以臍迎合。合畢互相環抱。共臥一大被中焉。次日快差以告。杜疑且怒。快差曰。勿怒。今夜盡往觀乎。是夜杜往窺。適值合臍之候。杜大怒。排闥直入。搜出宮裝衣及黃帽。內注某爲正宮。某爲偏宮。字樣。鄰右聞鬧畢至。復搜出天主聖教會簿一本。內載多人姓名。有二三著名正經人。亦在其內。蓋欲牽制以爲自占地步也。羣欲透官。內一人因簿上有名。恐受累。不肯。遂只痛打一番。遣之。此成書。

十年十一月初五日事也。此予見章廣文寄丁廣文信內有此事

近日海口有天主教堂福音會堂廣音會堂各夷人常以扇向人一搨無老幼男女卽與隨行聞夷人掠去割取目珠腎子子宮等物用鐵水煅鍊顏色影照洋畫被搨之人聞或遇人追轉而舌根已爛數日亦死又有以藥物迷人使下部作癢欲求雞姦者地方官吏並未嚴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甚爲可患。劉某家信中有此一段

湘鄉某貧無賴投漢口洋行操賤役有女在家時若顛迷者輒忽不見云隨天主至漢口親見其父一日云父居失火幸天主救免查之果然且常爲父帶銀錢衣服歸家或問天主來此何爲云天



主謂有夙緣。令與伴宿。即可得道。聞湘鄉至漢口。不下千里。何來去之速。云天主雙臂有翼。每挾之飛行。如風霧中。頃刻即至云云。後此女竟失所在。湘潭曾某劉某皆爲子言如此。

黃某者。廣東人。以書符咒水專醫婦女之病。並云能使婦女受孕。游于長妙湘陰各鄉。多惑之者。凡有召。必以夜至。令婦女獨臥室中。僅留一門。餘皆閉之。其他婦女幼孩俱令避去。自立室隅。書符咒水。繼令家中一切男下。各持紙錢出外燒之。謂宜漸燒漸遠。不妨燒至里許以外。則病者速痊。望子者速孕。究之事皆不驗。且婦女多致黃瘦。黃某則云是爲換體。正取驗耳。適鄭某家召醫。鄭之

物某疑之。私于隱處以伺。見各人俱出燒錢。黃遂至病婦牀前。一揖。帳門自開。再揖。婦衣服自褪。黃將逼淫。因大呼捕賊。燒錢者去。未遠。皆聞而其擒之。搜出耶穌神妙全函一部。大青銅錢數十。周鄭等戶寄名八字數十紙。余國煥僧嗣昌投師字二紙。儼卽送官究治。復恐供出穢事。其引笑聲相與痛撻遣之。此事爲予言者甚夥。

天主教匪吳某父子。浙江甯波府人。寄居漢口之後街。其鄰某偶于壁隙窺伊父子互相雞姦。姦畢以大布其蒙其頭。相抱而臥。其父年約六十內外。子年約二十內外。此事粟都戎爲予言之。甚爲

憤切。

洋夷有香酒。無論男女飲之。下部奇癢難耐。必縱淫始適。穀商朱某等六、七人。誤飲此酒。曾受其害。內三人遂得痔症。此木商陳某爲予言。聞之。江夏李某謂作癢之藥。卽天主教之合歡丹。無論入何項食品之內。皆令食之者下部作癢。

曾某。清泉人。患目疾十餘年。客游香山。聞天主堂教生英夷瑪格利精醫術。遂往就醫。頓覺舒爽。不十日竟成雙瞽。此曾之表兄段某爲予言。

某編修亦天主教之掌率也。賃居某宅。遷去後。宅主于廢寧樓給

一信。係教匪龔修理所寄。首稱某某掌堂學兄大人足下。恭惟宏才敷布。大道昌明云云。內有沈兄何日入燕。以便料理答包。末有敬請齊安。種種不經字樣。並附閱送劉兄某往衡宣教七律一首。有一枝玉管朝連氣。兩片雲鬟夜比臍之句。語意尤爲穢褻。作者恬不爲怪。亦迷之甚也。楊某爲予言之。深相慨絕。

皂隸子董倫光者。甚無賴。爲洋夷誘入天主教。旣入轉誘其妻。妻不允。再三強之。乃往天主堂與教師倚臂坐。教師反手授以丸者三。皆未食。教師忽怒曰。爾心不誠謹。不可傳。此後非淨體不可。逐出之。越日。教師怒。謂董曰。爾妻旣不安心受教。胡使來此。董歸。因

問妻何故。曰。伊與三丸皆未食。故逐之。董曰。爾何不食。曰。恐有毒。董曰。吾食之無毒。試嘗之。妻取一丸食。初下。卽解禪奔街市求淫。焉。母家知之。力與泄藥。醒愧。遂自縊。所謂淨體者。乃教師迷以符水。先爲沐浴。借此行其姦污耳。此咸豐十年十二月事。

某邑有曹某者。舉室入天主教。其鄰人偶從壁隙窺之。見某妻與教主均赤體。以臀對擦。良久。卽與姦合。旣畢。以口吸陰精。其妻欣然。若甚快適。此陳某爲予言。

夷匪楊格非之門生左宗德。至江南買難民女子十數人。置一大房。每夜三更時。左偕二人。然燈中立。誦咒。羣女子環立。俄頃。左等



口中有青煙出。燈光忽大。羣女子衣服皆自褪。左等一一立與輪  
姦。復以口呵羣女子陰。遂攜手環繞數匝。皆臥。繼屋主微聞其事  
卽遣去之。後于壁隙尋得塗壞咒詞一紙。詞云始祖亞當。始婦夏  
娃。行無奇異。不爾祈禱。聖子耶穌。真命教祖。天國之事。全知全能。  
弟子祈禱。皆獲如意。弟子乞仙。求爲護佑。末注弟子左宗德羅向  
榮陳珍。並朱書亞孟二大字。此尹某流寓湖北。與之鄰居。從後園  
塘邊窗下窺見。爲予言如此。

湘潭某被西洋沈曖唔噤哂呵誘入天主教。謂其妻曰。教主爲我  
淨體。通身舒爽。覺未入教時。不知其樂。今如此教。有使人不可不



入者。強妻與媳皆入。媳不從。強之再三。媳曰。俟姑入後當再入也。教主遂取水一盆。置臥室。拉其姑同入。扃門。其媳從樓隙窺姑與教主對坐。似有羞容。教主含水向空噴之。遂解衣赤體臥地。教主亦赤體。以水噴其陰戶。手揉其胸。頃有腸自陰戶出。教主割置小瓶中。復散藥入陰戶。採之。隨對面攜手繞水盆數十匝。忽倚臂反手。攜繞數十匝。其姑似困憊。教主置臥地。又以水噴之。忽躍然起。仍攜繞如前。凡三次。卽與姦合。姦後拉坐水盆。爲徧浴畢。復含水噴之。其姑姑始如夢初覺者。乃與教主同著衣出。亦謂通身舒爽。此教真不可不入。苦以勸媳。媳曰。甯至死。不敢遵命。姑曰。我初未知。

亦不信。今知故勸汝也。媳卽述樓隙窺取腸。姦合事。姑絕不信。怒曰。有此事。我豈不知。而甘受其污。復任之取腸耶。此汝不願從。爲此誣詞耳。蓋其姑迷不自知。媳亦不再辯。乃歸母家居。此事友人傳某爲予言之最詳。

江夏某。教匪郭保祿之徒也。有子四。長二三皆有婦。惟四未娶。一日長子死。家人議將長婦轉房配四子。忽有同教者曰。此宜決之。教師因往叩郭。郭曰。以長婦與第四子。則年齒太遠。此宜以長婦配次子。次婦改配三子。三婦改配四子。豈不年齒相若乎。某遂從之。此彭某目見爲予言。

教匪羅某。本水賊。近爲夷匪派充江西傳教官。教匪方某。本江南無賴子。以逆案改名逃入夷夥。近爲夷匪派充湖廣傳教官。該匪等聞湖南江西之民。多不信其教。遂布黨于湖南江西等處。開設藥攤。掛保和保生德生智生廣生安生利生好生樂生等堂名。多用白布鑲黑邊。中書某某堂包治一切氣痛咳嗽等字樣。亦有用木牌朱漆金字者。其藥使人買食卽迷。且該匪族逢人談及天主教。多僞斥其妄。惟語中必暗神其教之靈。及託爲醫卜星相照像諸色。迷惑愚民。並造散妖言。使人先堅其信。以爲後來傳教安身之地。此劉某王某佯爲訪教。與匪等往來最密。偵知其實。爲予言。

且予亦再三察實如此。

漢鎮一日有裁縫匠三人攜筐同行。遇一夷匪招縫衣。三人私幸可獲利。偕登舟。既入內。則數十夷婦爭淫不釋。凡三日始得出。皆極困憊。無生氣。內二人方出。二日即死。其一歸鄉求治。不知愈否。此梁某目見爲予言。

紅巾賊洪秀全黨與夷匪通。擄男女小兒獻夷匪。換取鎗礮火藥等物。夷匪得婦女。爭相採戰。繼以藥塗臍上揉之。子宮即自陰戶出。遂割之。又有用手拍肩子宮即出者。小兒則割取腎子心肝。下游被擄害者。以千萬計。酒商韓某自江南歸。爲予言目擊如此。

友人某自湘潭歸。言寓湘潭城外。鄰右某篋店。有教匪龔修禮主其家。某每從壁隙窺見龔坐牀上說法。篋店夫婦散髮坐踏板聽法。說畢。授伊夫婦各一丸。吞之。同登牀。落帳。三人嚙啐良久始出。夜則三人同眠。其淫亂與否不得知。大概可想見也。

黃陂整容子潘某。被夷婦擄脅求淫。並令以舌舐陰戶。歷一晝夜不少息。困極乘閒逃出。後夷婦追得以計殺之。此福建張某爲子言。

長沙羅某忝列席。爲天主教匪某之嬖人。得其拘引邪術。道旁見有美女。能于前數十步畫地誦咒。使美女自至。與之姦合。此事



同窗某及胡某柳某爲予言均如是。

教匪沈道南原名昌世。本浙江紹興人。因烝其母。並通父妾。攜逃廣東。近渾入夷族。改名傳教。徧賂顯要。所至之地。不及防閑。多被蠱惑。遭其害實夥。有方來遠楊化周白受采皆罪犯改名。此周孝廉某楊編修某爲予言均如是。

蕭某自河南歸。言在祥符縣。與天主教匪曹某鄰居。聞其教甚邪。輒就禮拜所竊觀。每禮拜誦經後。男女互姦始散。無何曹以其教勸之從。因明詰姦淫之故。曹曰。人之肉身。皆不是真。惟靈魂則真耳。禮拜後交合者。此大公會。爲口後靈魂相合之故。儒家拘泥。誤



將肉身認真。乃以大公爲姦淫。不自味眞理乎。眞可歎可笑。又聞從教者必留一女不嫁。伴教師宿。何故。曹曰。此爲過氣比臍。養息聖眞。亦非姦淫也。又問從教者不祀祖先。何故。曹曰。祖先皆是故物。還要歸天主賞罰。不能福人。凡有心愿。但求天主足矣。何必再祀祖先。歷數其事。無不荒妄。遂斥絕之。恐爲銜恨謀害。越日卽東裝歸。

某職某。北地人。年二十餘。貌甚美。夷匪以利誘。與雞姦。居夷船二日。始得出。冀門腫痛。不能舉步。繼下血三日死。安徽德容于黃亦被此害。此李廣文爲予言。

江蘇文人吳某。小有才。嗜利無厭。夷匪以利誘。通其妻。遂舉室入夷教。借以射利。繼家轉貧。愈無賴。士林知者。多鄙之。此江西鄧某。長沙陳某爲子言。並見其人。

澧州近有匪徒。能匿形影。以妖術割取男子辮髮。婦女乳頭。小兒膏子。被割者皆不省人事。或以犬血灌之始醒。問之。或云見一僧。翻佩十字架。打之落地。卽暈。任其所爲。或云忽有狂風過。卽割去。絕無形影。凡婦女小兒被割。醒卽痛苦異常。不逾日輒死。此長沙馮某善化楊某。均在澧州目見。恐被害遂歸。爲子言甚悉。且言被割者不可數計。按十字架乃天主教之實據。此輩爲夷匪黨類無

疑。又拔大血能解妖法。

衡州亦有妖匪。割取辮髮乳頭腎子。友人史某流寓衡州。一日鄰右有婦洗袴。適見旋風擥起地灰。直近前。順手將袴撲之。落地有聲。視之。剪也。其夫婦秘之匣中。卽夜門外有人喚曰。速還我剪。否則焚爾屋。其夫懼。取剪從窗隙遞出。忽被割一指。呼痛數日。未愈。此史某目見。以上十五條。皆今年所聞。今年者。咸豐十一年。條。也。

予已未年客撫州。有友直其者。僑居某宅。予往訪。見壁間貼有剪字紙條。首載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中註齋期。有錄去時。

十字架。尋獲十字架。望耶穌復活。耶穌昇天等詞。詢係宅主貼。予卽  
揭下。宅內有老嫗出曰。此要物。慎勿揭去。問何用。曰。此天主聖教  
齋期也。問天主何物。曰。天下眾人之父。

亦爲其子。問耶穌何物。曰。天主聖號也。不可亂呼。問從之有何佳  
處。曰。死登天堂。極樂國。問誰登過天堂。曰。相傳如此。自不虛也。聞  
從教向有禁例。挈獲正法。得爲樂乎。曰。此正修到穿紅袍上天耳。  
聞彼處從教幾許家。曰。從者十之三四。每年于刻字店買此齋期  
照行。而官亦知爲善事。未嘗或禁云云。嗚呼。似此執迷不悟。實失  
于優容養奸者多矣。

善化某某亦曾讀孔孟書。年二十餘入營充書記。保職縣丞。酷好淫。遂從天主教。悉其母。並通其妹。妹有孕。以藥墮之。此予實知其事。不注姓名。隱其家族之醜也。載其事。以爲世人鑒戒也。至當道從教者。知有數十人。皆不便注載。恐釀立言之禍也。

有貨古玩劉某者。從天主教已數世。一日至同行某店家。有素識孫某者亦在坐。孫某戲以扇向門空畫十字樣。謂劉曰。君家棋盤爲何。劉未答。繼出不由門。乃從櫃臺躍出。越日約黨至其店。百端辱詈。欲得孫某以甘心焉。後孫某與人再三認錯。乃止。

予聞從天主教者。履十字架。卽爲反教。術遂不靈。深夜燒燬。

者門外。以石灰散地。作十字形。清晨遣人俟之。見其開門。若忿  
怒狀。卽以帚掃去。跪伏念咒良久。仍轉入內。

右二事。皆目見。其不履十字架。此其明驗。而近亦不盡然。在  
夷傳者。則十字架爲斷不可履。在佛夷傳者。雖履之亦不甚禁。



辟邪紀實附卷

辟邪歌

天下第一傷心人

自古中國最稱盛 教宗聖賢道至正 異端邪說辟最深  
到底行事順天心 惟有西洋絕人理 妖物耶穌把教起  
教中行事實難容 動人禍福誘人從 紛紛夷黨多被惑  
名爲行善實爲惡 後被仇人通他妻 大眾謀殺心最毒  
將他釘在十字架 撥皮抽骨都稱快 他的徒弟把天仇  
說天何不佑耶穌 他是天主來降下 生身童女馬利亞  
且說天地不足尊 惟有天主當感恩 天地都是天聖靈

以後卽名天主教 說他全智又全能 聖子天兒一並稱

先天教主是外號 書名聖書更荒謬 聖書又名爲天經

徧相引誘害非輕 可憐郡國與鄉里 天主妖堂起不已

都把十字架來供 從教邪流執手中 或佩胸前也不定

偶有輕褻要他命 意大里國爲教宗 每代有箇教皇公

說是代天來宣化 西洋各國都害怕 國王卽位求冊封

大事必求他折衷 可恨教皇姦淫賊 他要害人不可測

又使徒弟走四方 分掌教事爲法王 神父專管小部落

割去腎子受教約 徒弟姦他他喜歡 且將益慧把名安

其餘地都有制 各有牧師掌教事 天主堂費是誰儲

國王臣庶爭轉輸 每到七日一禮拜 名爲彌撒又教會

百工悉罷來紛忙 老幼男女集一堂 牧師上讚耶穌德

下面都把經來說 說後姦淫任意撞 大公仁會有名雙

嫁娶都不用媒妁 必須男女私自諾 少長也不論他年

止要齊心結教緣 先拜耶穌祈上帝 引開先路牧師替

牧師先伴新婦眠 聖掄羅福把名編 父可娶媳子娶母

已女亦可娶爲婦 兄弟叔姪無專房 同胞姊妹更無妨

風俗輕男每重女 國王臣庶婦作主 婦多逐夫再贅新

說是男子女生身

經水說是上帝寶

婦女經至爭飲了

所以夷匪身穢腥

總因經水走脾經

此事聽來已可笑

更有怪事人不料

凡是初生三月間

無分男女有一關

每到夜時方就睡

小空管塞糞門內

要使廣大好雞姦

畱元二字巧名班

每到春夏相交際

說起男子尤有趣

婦女經水當清齋

塗在臉上都不揩

走入堂中把神敬

名爲潔面來朝聖

父子兄弟互姦淫

連氣爲名不若禽

相逢但問婦安否

父母說是不足數

兄弟戚友會面疎

見卽同姦爲合初

君臣父子稱兄弟

母女姑媳稱姊妹

天父天母與天兄 妄說此外無比衡 西洋習俗都相類  
嘆佛諸國爲尤最 看他內猜外又和 春風滿面卽干戈  
羣靠海舶爲生意 有利埠頭他必至 先止逞勢逼鄰夷  
中土由來不敢欺 宋元間有匪徒入 暗把妖神等寺立  
旋跡敗露不敢行 禍根伏腳是前明 利瑪竇與王豐肅  
先後中國來插足 會作巧藝講天文 又有妖術鍊金銀  
可嘆明朝被他誘 聖朝又用推歷數 遂敢重地及通衢  
妖堂偏立把人愚 各使夷匪把教掌 多多聯絡奸邪黨  
正神一概罵爲邪 吩咐徒弟要滅他 從的天堂受永福

不從逐他入地獄 愚蠢聞說多被迷 敬從邪教不敢違

國初例法尚嚴禁 傳習醜態猶未甚 道光末年禍漸萌

洪秀全與楊秀清 奉行邪教同倡亂 蔓延東南成大患

十許年來不得平 逆夷探知中國情 曉得邪教匪徒信

戊午竟入廣東境 庚申八月犯都門 皇上懷柔念獨存

俯允和議不盡滅 該夷反敢肆倡獗 分黨各省州縣場

徧傳邪教太顛狂 從教好比他奴隸 聽他馳驅中他計

爲害較前十倍加 說起人人當嘆嗟 入教牧師水按頂

名叫入門把洗領 食餅一塊酒一杯 取名聖餐實禍胎



從此舉動便悞曠 祖先神主先打碎 但用紅紙畫長圈  
刀錐鈎槩畫齊全 十字架向中間畫 名爲聖架眞笑話  
或供門首或入龕 合家迷倒把教談 士夫從教實無恥  
稱做西儒又西士 有女畱一不要嫁 開箱老女名可訝  
又名貞姑御仙姑 牧師常做夜來夫 牧師止顧姦淫樂  
過氣比臍把名託 有病不請外人醫 牧師來把針灸施  
婦女也要脫衣袴 赤身露體全不顧 不愈便剖臟腑看  
考驗病狀著書刊 有喪必求牧師殮 獨自入房把門掩  
眼睛取去膏藥蒙 封目歸西名不通 復加紅布包了項

叫名衣胞不許闕 從教家中或不依 教匪箇箇來逞威  
更有一事怪到極 死有三等聖名色 人死或明割四肢  
取名上聖名眞竒 斷下首領中聖就 下聖莫將耳鼻救  
童子死有仙童名 守箱女死貞仙成 帶子歸西名何指  
是爲從教孕婦死 若犯國法把命捐 名穿紅袍上了天  
再表取睛有緣故 多把中國鉛買去 人睛配入藥來薰  
百觔可煎銀八觔 薰成造出洋錢用 用入中國假珍重  
餘下九十二觔鉛 仍可賣還原價錢 西夷眼睛難入藥  
彼國死睛不自割 且止夷匪私自煎 中國從教皆不傳

惟取生睛配藥草 經水胎丸其和搗 塗入鏡面可照人  
眉目絲毫盡肖真 借此也可把利獲 堅從教的閒得學  
尤能攝姦生人魂 名教神台豈忍言 婦女髮爪置席底  
可使親自來房裏 或取童子好生辰 咒攝魂爲耳報神  
盜人銀錢爲還本 不怕人家藏得緊 夷中男女與人交  
都會採戰不相饒 名爲乞仙實姦合 眞精都被他消納  
或吸童精學永年 或從處女吸紅泉 名聞天孔又人翻  
如此害人眞不細 與人交臂宿一牀 知人隱衷不及防  
乘機謀害爲測隱 本來惡念心中蘊 男子辨髮女子宮

割去眞如一口風 小兒腎子也割取 並要心肝與腦髓

或散瘟蠱使遭殃 種種惡事述難詳 推他用心眞切齒

中原大害從此始 借傳邪教斬絕之 將在中國大有爲

世人從教何不察 曉得夷情都喊殺 大家齊心立起團

團總齊心匪膽寒 莫把和約誤認實 扶持聖教要人出

教匪怕履十字形 說是履了教不靈 近來雖不盡如此

也有大半不肯履 不妨城市與鄉村 雇工都鑿十字痕

家家門前都要鑿 不鑿人家莫放過 龕中必供天地牌

祖先神主要安排 無論官民都過驗 切莫顧忌怕人怨

馬頭城闕鑿縱橫

更招挑夫充勇丁

初六廿一把名點

曉說大義宜淺顯

平時月給三百圓

有事日給錢半千

一切可疑外來客

醫卜星相查明白

教匪即時送他終

不是也不許停蹤

東南素著富強勢

莫到此時偏喪志

貧家出力富出貲

剿滅須知莫失時

聽得風聲有不好

鳴鑼軍器挪起跑

殺了鬼子發洋財

一聲喊起大家來

此時若不伸公憤

將來流害不可問

當了忘八罔稱雄

富貴貧賤一般同

要知邪教真痛痒

各自捫心想一想

想到傷心淚自流

我輩無敵過多憂

聖道原來本無憂

卷之二

卷之二

六

莫使今此遭奇劫  
紳民合志共擔承  
大家指日慶中興



團防法

天下第一傷心人擬

一每縣城內設一防邪總局。東西南北四鄉各設一總局。其餘每都每里設立分局。其局卽就近地祠廟。不必另造。

一各團之團總團佐。不必論職分高卑。必須地方有血性公正男子輪充。有事則齊心會議。貴能任勞任怨。同伸公憤爲是。

一團中費用。不在多取。但各按本團最殷實戶。照田派捐若干。造利用軍器若干件。外約餘錢一二百貫。生息以備急需。如有變故用動。急卽注簿存查。免有侵蝕錯誤。致生物議。軍器卽存庫中。令向在任之人代管。

一無論官紳士庶人家。堂中必設神龕。供天地君親師五字牌。及祖先神主。團總每季會同團眾。挨戶查驗。有未設者。商眾處治。不得稍有因循。稍存顧忌。蓋此邪教惑人最深。每有從而不自覺者。總賴有心世道人防微杜漸。免滋後患。

一凡城闕。宜鑿耶穌釘死十字架形。按其形。無鬚。赤身。散髮。兩手橫布。左足加右足上。首右偏。馬頭及各要隘。均鑿此形。至街市鄉村地面。及挨家門闕。必鑿十字架形。不願者。以從邪教論團。總雇石工。令挨家鑿之。每家不過給工錢七八箇。埠中以小石砌成十字架形亦可。

一 搬家必立五家互結牌。各具保結。如查出一家有從邪教者。五家聯坐。五家中或有知情先行聲揚者免坐。並不究前誤結之事。

一 凡外來醫卜星相。及一切形跡可疑人。無論何人遇見。速即捉送團總處。嚴行究詰。如身間搜出有邪教符咒等事。即憑稟請死。即未搜出確據。亦嚴逐出境。不許暫留。遇見捉送之人。憑眾酬錢一貫。注簿存查。如私行賣放。及誣陷者。即將賣放誣陷之人治死。

一 客棧飯店遇有客至。飛報團總查驗。如私留一切形跡可疑人。

團防法

查出果係教匪。即將教匪與店主憑眾並置死地。無確據。而形跡終屬可疑者。亦一並逐出。

一無論何色人家。外客投寓。必報明團總。如有隱秘查出有可疑情節者。亦照客棧飯店處治。

一鄰境團總。每年必互查二三次。免各團或有疎虞。且必詳察鄰團團總。屬實公正與否。若陽奉陰違。即會議將該團總如何處治。另舉公正者承充。

一每族必設族團。如本族有從邪教者。查出即縛至宗堂處死。更為便捷。

一每家必派一人充勇。下食力者自充。不能食力者。卽派家中雇工。或另雇者聽便。局中立一名冊。以便輪流派喚。勇丁亦係各保身家。平時無事。不給口糧。

一每月初六二十一兩日。晨起。團總卽會同團眾至局。較閱勇丁技藝。勇丁亦不得借故推諉不至。如有萬不得已事。亦必先期往團總家投明。查實無異。方可。團總較閱技藝畢。當眾以忠義之道。激發公憤。歷數邪教害人之實。並宣講

聖諭廣訓。且必說明天主教向有禁例。犯者處死。前此之和實。

皇上格外寬恩。亦未料其教至如此害人之切。今日我等舉動。真所以

報

大清二百餘年食茅踐土之恩。同復不共戴天之仇。救萬世之人心。綿祖宗之血食。要在使人人皆知切齒深恨。則正道昌明。而邪教自息矣。

一河岸馬頭。尤必設立水卡防邪總局。擇高要處建立礮臺。卽召沿河挑夫。充當勇丁。令謀生之暇。操習武藝。平時每月每名給錢三百。有變出力。則每日每名給錢五百。常令兼巡水面船隻。有可疑情節。卽飛報團總查驗。如有邪教確據。將教匪治死外。酬飛報人錢一貫。賣放者。查出卽將賣放人治死。亦每月初六



二十一兩日。點名訓練。並誠挑夫總首。如中有從邪教及隱瞞  
爲夷匪挑運貨物。查出將總首與挑運者一並治死。所有水卡  
一切費用。皆由本處及外來船隻。照量大小。派令捐錢于船頭  
蓋一火印爲據。如錢不便。一次未能歸齊者。卽給收照。內注派  
捐若干。實收若干。下欠若干。俟下次驗照。捐滿再蓋火印。並令  
于船板每片鑿十字架形。不願者以從邪教論。

一探聞夷匪逼近。凡團總人等。皆踴躍從事。不動顏色。預備擊殺  
之法。俟其來以盡滅之。惟水卡爲尤要。深望眾志成城。爲此快  
極之舉。

一有私賣地基船隻與夷匪。及爲夷匪造屋造船之黨。查出卽將全家治死。

一各廟或有供赤體童像。五六寸許。曰耶穌太子。諱其名。則曰哪噠太子。皆應一體查究。

一團總及一切團中人等。若非實在剿匪之日。不得由局開消酒食費用。平時較閱。每次茶錢。不得過百。卽給住局人代辦茶水。其錢必注簿存查。如團總自備酒食者聽便。

一設團必長久無懈。不可因暫無事。或卽廢撤。致匪黨乘虛而至。則悔已晚矣。

一設團不獨防夷匪之害。亦可助官兵防紅巾賊之竄。卽地方竊賊亦當潛蹤矣。

天下第一傷心人曰。子見天主邪教橫行。悖倫逆理。莫此爲甚。深爲世道人心害。心竊憂之。屢勸人齊心團練。樂從者固多。而因循顧忌者亦不少。不謂難以舉行。卽謂不免違

旨在我弗從已耳。安慮他哉。噫。是何言歟。卽一二人望于此。獨無卓識。其生平亦可概見。嘗思范文正當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我德與才固不能擬文正。當此邪說紛乘。猶不能爲聖學一壯聲威。尙得謂人乎。不且不能以一家一身爲己任乎。人之有心。誰不

如我無如心之異用。知近而不知遠。將並近者而亦不知矣。設壇建醮。動費萬千。演戲祈神。少亦數貫。未見或吝也。一切飲食衣服居處資。稍有力者。未見不美且備也。冠昏喪祭。擅用非儀。服飾冠裳。不無僭等。未見以爲過也。一切賭博等事。未見以爲犯禁也。凡此皆非有益身心性命。皆不患難舉。亦不患違。

旨。獨此防邪團練。不但有益天下。實先有益各人身家。爲理直氣壯之事。偏難舉行而不免違。

旨哉。卽各地方官。想皆讀過聖賢書。雖不便爲倡率。豈我輩能伸公憤而復爲抗拒。甘爲邪教苗裔受其侮狎哉。予因此見防邪團練。

之必宜舉行也。故不憚一一條列而詳言之。深冀世人之能盡聽也。

石牙充

城名

三



哥老會說

天下第一傷心人

哥老會亦曰哥弟會盜黨名目也多於四川而貴州次之雲南廣西又次之湖南之衡州寶慶湖北之荊州漢陽等處亦往往而有其黨每於山隘及江湖港邊泊船所在謀劫客商多遭慘害故行旅相戒伴孤則不敢出自紅巾賊倡亂其黨多附去者於是行旅稍稱安謐乃近日則此害有更不可言者緣四川貴州兵多入其會調至各省防剿與各新募勇丁暗相聯絡致勇丁入會者亦十之三四在營爲官軍出營卽爲盜賊或告假或遣發而出卽千百成羣於各處伺探過客以至山隘早晚經行及江湖泊船稍不備

者卽遭害。且其黨亦著營中號衣。亦有軍器。無從辨別。眞僞遭害者不可數計。嗚官亦不能究。予遭此害者二。一爲所劫。幾於命之不保。一爲所竊。路費俱空。

竊者之名爲潘得勝張洪盛某帥護軍營勇丁

其相值日亦多

皆以拊從人眾。防預不失。否亦不免遭害也。至會中口號。曾究其略。爰次舉之。其結會。或數十人。數百人不等。其飲雄雞血。立誓。誓中有自結拜之後。再念及生身父母。同胞兄弟。必天誅地滅等詞。以後稱會首爲老冒。會末爲老么。並有冒亮子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紅旗五爺之稱。其餘爲八牌上的。有上四牌。下四牌之分。並各帶小兒。曰少姪兒。又曰太保。與雞姦者曰黃龍。否者曰青。

龍。姦曰畜驢。窺其舉動。能相比爲惡。卽升入會中。爲哥老。犬凡見會黨及一切人。年與己尊者。稱爲兄弟。自稱弟兄。年與己卑者。稱爲弟兄。自稱兄弟。遞茶遞菸。皆以右手中指食指。無名指伸出。大小指按下。使禮則手拱耳旁。亦伸三指。飯罷。左手執碗。右手伸三指。執箸向碗中一挑。復向碗底橫繞。然後放下。皆爲出指不離。三邀飲食。爲打平夥。雞頭爲楸草。辮髮絲線。多用至二三。劬斜盤頂上垂其尾。亦有不用絲線者。因事致謝。爲負累你哥子。稱人蠢才。爲梳杆上挂剪刀。哥子高才。會黨有事。未與老冒商量者。老冒卽揮拳擊之。爲不與我打過交代。要飛帖子打你的上符。罵罵。

母爲造黎山。會黨有相角及行事稍與會中不合者。卽投明老冒。邀入茶館批斷。爲講皮判。老冒上坐。羣黨旁坐聽判者。下晚判畢。茶錢無論數十人數百人。皆判輸者獨償。若或辯駁。卽驅至野處。憑眾吩示。重則殺之。爲毛拋水中。爲丟灰。輕則以刀向身隨刺。三對穿孔。爲三刀六眼。以巨礮子打之。爲喫湯丸子。及割鼻割耳。割足筋不等。統爲草場打坐而殺人。又有青草坪割片之名。予曾見會黨有割足筋者。受割者呼痛曰。哥老。何不加我一刀。老冒卽令斷其頭。某營官亦會黨。駐軍江西某府。爲老冒講皮判。淹死水中。後亦未究時。老冒尙在彼營充散下。隨手以刀刺。爲挪籤子夾籤。

邀黨去劫客爲看生意。見客過將劫之爲做買賣。又爲叫么還或相識人懷銀錢不便自劫者。卽探其當往某地過遣會黨伺之。過而劫焉。爲放票。又爲飛帖子。強姦爲豎毛。劫客致富爲起發。於稠人中欲聚其黨。則手執辮尾向內拂。欲散則外拂。似此口號實繁。未能悉數。總之此黨在天理所不容。人心所共嫉。各團總首及保甲人等。不妨徧爲傳知。凡遇此類異言異行者。卽設法塗滅。且必各查各族以盡治之。或將昭著惡跡呈官究辦。卽各營官亦宜嚴禁勇丁結會。出營不得攜帶號衣軍器。並派人嚴密查拏。無或稍縱。否則流毒無窮。徧爲盜黨所出沒。將見紅巾賊之禍未毒。而哥

老會之禍繼起。顧後瞻前。噬臍何及。斯人尙有安居之日哉。

按紅黑會天地會上帝會南北會大王會仁義會申子會半邊錢一切名目。皆哥老會之流。其流既多。其害卽甚。及今不理。將來之禍。豈待智者而知哉。其禍又豈止如山陝之好些兒河南之捻子等會已哉。是親民之官。不可不細察奸宄之情。以懲治之。而防患於未然也。又按會有川南貴江廣福兩起。川南貴者。哥老會也。以其會多在四川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故名。江廣福者。千刀會也。以其會多在廣東廣西江西浙江江南福建故名。



辟邪紀實考證書目

集說所引之事俱見于此

四庫全書提要

西洋廣記

荔室叢談

教匪紀略

四夷朝貢圖

密雲齋隨筆

簷曝雜紀

腐公日記

廣見錄

辨志齋雜紀

海國見聞

舟車聞見錄

廣東道志

紅豆齋雜記

海國紀略

海外新編

西洋記

迪菴文集

定海縣志

廣金石萃編

澳門聞見錄

香港竹枝詞

養吾雜紀

澳門紀略

復山瑣錄

海外紀實

西陽雜俎

浮海日記

海防要略

醒齋筆記

海錄

暎咭喇小記

夷教紀源

明史

西洋志略

知足齋文集

西溪叢話

新唐書

西夷雜誌

冊府元龜

島夷志略

異域聞見錄

辟異記

澳門紀游

芸窗餘話

粵游紀程

浮海雜誌

愛山詩集

每月統紀傳

懷真文集

廣東竹枝詞

西山餘草

西域圖志

海外新聞

乘槎隨筆

澳門紀俗

銷暑閒談

愚溪文稿

潛研堂金石跋尾

遠山堂稿

徵信錄

顯報錄

異見新聞錄

夷情論略

浮海新聞

見衷集

紅毛通商記

紀暎咭喇

求古書屋外集

未齋金石考略

復道齋筆記

畱雲閣遺稿

粵海奇聞

閩游草

暎咭喇地圖說

西夷傳教說

海防餘論

知味齋文稿

果亭文集

海游紀事

回心寶鑑

粵中紀事

究心集

後漢書

天主教考

飄洋記

遠見集

退思軒隨筆

平海心籌

談鐸

崇正錄

海國聞見錄

願安集

烈皇小識

果園詩集

西游紀見

瀛涯覽勝

甲辰紀游集

玉壇寄興集

省齋記事

懷仁堂雜著

西樵漫筆

西域志

雲水堂集

醫方輯驗

綏寇紀略

邊疆防範

盛世芻蕘

醉月軒稿

防微要義

西洋鑑

洋防備覽

糊塗集

風土廣聞

邊防事證

安南紀游

勞勞集

果報錄

倦游錄

京都雜識

海國圖志

葺卿贅筆

浪跡叢談

景教源流考

錢氏景教考

景教續考

管見錄

廣東勸民歌

香山縣公稟

各路鈔報

供詞

天學正辨新編

福音奧旨

廣福編

坤輿圖說

耶穌神妙全函

空際格致

外國地理備考

職方外紀

萬國全圖集

寰有論

萬物真源

四典要會

西學

西方聖人論

舊約創世記

舊約全書

新約全書

口鐸

聖言廣益全編

格致全編

求真自證

天學傳概

七克

理符經

上根都慈經

約翰指程

約翰新編

歷學全書



剎羅經

天鑑

聖教切要

靈言蠡勺

普救全編

博物新編

全體新論

掃雲記

天學初函

天學續編

天主實義

亞孟福靈經

耶穌教略

天路歷程

小學正宗

天路指明

甲乙二友論述

聖教舉隅

釋教正謬

天學求師說

指迷編

交友論

辯學遺牘

明聖要旨

西琴曲意

畸人

救世新編

求真寶讚

耶穌洗罪經

哈提密爾蘇爾經

英華書院課程

彌爾蘇撒經

儒學勘誤

約翰外編

永福編

三字天書

天書發秘

天學尋源

聖書發明

羅福真詮

仁會經

天教正源

各路新聞紙

右考證諸書如天學正辨新編及天教正源等書皆洋夷艾

正心艾儒述艾儒略高一志利瑪竇南懷仁溥汎瑪吉士龐

迪我白多瑪俺誠王豐肅畢方濟巴達里合信等所撰而中

國從教徐光啟焦勗李鴻賓之流塗飾之多誇大播美自贊  
邪教之詞無不自相乖謬此外荒妄之書甚夥如湯若望之  
火攻擊要利瑪竇之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圓容較義測量法  
義合信之西醫略論婦嬰新法內科新說等書未能悉數實  
皆中國無賴匪徒自撰妄託洋夷之名新人耳目其言陋劣  
者固多而宏肆博辯巧於坵會頗足動聽者亦不少總之言  
兵不精言算無據言醫滋害無一言一事可爲法者所望有  
心世道者悉舉而火之

										18
--	--	--	--	--	--	--	--	--	--	----

右辟邪紀實四卷壬戌刊成至於他刻猶未盡  
知今諸君子醵貲又刻無不樂從可卜此書之  
刻未有艾矣昔廉希憲不拜國師受戒元主問  
之對曰受孔子戒此書則尤受孔子戒之第一  
要務也人人受孔子戒邪說息正道昌矣此書  
四卷可弗寶諸長去聲齋居士跋





